

T H E

COMMUNIST

第七
版

黨 產 共

每
次 月

角一價實

日七月二十年〇三九一

號二第

短

日本改造雜誌十二月號上說道：『近今漸漸聽見到北京游學的聲音了。』又說：『諸君之文明馳逐策（指日本政府禁止所謂危險思想的書報輸入）。使我民族十年二十年後在世界上是何等孤立？而且使光輝燦爛的國家成爲何等暗淡？到北京——到北京之聲……想到遺唐使時代之再現，古時學問自由個人自由之悲劇重復演出豈不可悲。』

又日本批評雜誌十一月號上說：『羅素未來日本以前，我們不能不從支那文翻譯羅素的思想。西洋思想經由日本再輸出支那最近的現象雖是如此，照此時日本這樣思想的大逆行，我們以爲不得不由支那輸入文化之時代漸漸又到了。』

我們對於日本同志諸君這些話有兩種感想：（一）我們明明知道他們是一種刺激青年的話，而我們中國人聽了都萬分慚愧！羅素來中國全是由於政客利用他出風頭擴張黨勢，和中國思想界關係很少。日本政府雖然有驅逐文明底皮氣，但是中國關於自由思想的書報及社會主義的宣傳與勞動運動比日本簡直的等於零。日本青年諸君啊！你們到北京爲什麼？（二）國際主義是社會主義必然的屬性，我們如在本國做社會主義的運動，自然所做的多關於本地的事，并且我們固然不相信國家主義是好的東西，却承認國家這個機關可以做我們改造底一種工具；但同時我們萬萬不可忘記了國際主義，因爲少了他，社會主義便很難實行而且減了很重要的一個原素，使世界的和平不能實現。在這一點我很希望日本同志諸君勿將社會主義放在光輝燦爛的國家及民族的本位上。

社會革命底商權

江春

一、時機的問題

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底呼聲，在中國大陸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許多走狗學者也講起社會主義來了。可是他們只是口頭講，心裏未必贊成，也只是糊亂的講，却未必十分懂，恐怕這班不久便會連口頭贊成都要取消。他們不說中國人要準備知識，學會了社會主義，好行社會革命；便說要助長資本主義的發達好談社會主義；這類的話，在最近的新聞雜誌上，登載得非常的多。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最易淆惑人心。他們是社會主義的障礙，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我不得不說幾句話糾正他們，然後把我的主張寫了出來，同大家討論。

法蘭西的大革命，在現代人心理中看起來，都說是發源于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可是我試問當時巴黎數百萬參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學會了盧梭的學說嗎？俄羅斯的大革命，人都說是受了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可是我又問聖彼得堡莫斯科那無數萬參加革命的勞動者和兵卒，都已學會了馬克斯主義嗎？他們不過是受了當時絕大的經濟

上政治上的壓迫，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總想打破現社會的壓迫，脫離現政府的鐵鎖，就是他們想求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所以盧梭馬克思的思想，人人頭腦中都有的，不過首先被他們兩人道破罷了。

社會構成的基礎，成立在支持人類生活的物資生產和生產交換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產交換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發明出來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產生出來。簡單說，社會革命不是在哲學中探求而得的，乃是發生於現社會的經濟狀態之變動。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不懂社會主義的人，只說中國無地主無資本家，沒有階級的區別，不能倡社會革命。其實他們不過閉着兩隻眼說罷了，中國的社會中何以沒有階級呢？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土無立錐」，這兩句話不是說明中國貧富兩階級的懸隔嗎？中國的田主佃戶兩階級，自古以來就有的了。田主每日毫不勞力，專門掠取佃戶勞力所得的結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戶無論如何含辛茹

苦的勞動，他們的命運總是鑄定的。他們每年勞苦所得的收穫，要繳納一半多給田主，年歲好的時候，他們還可以穿點僅僅凍不死的衣，吃點僅僅餓不死的飯，住點過風漏雨的屋。倘若年歲不好，他們不是凍死，就是餓死。

每屆凶荒他們之中凍死的餓死的何止數千百萬。所以中國大多數佃戶的農民，從古以來，都在這種朝不保夕生活不安的狀態之中，並沒有得到絲毫幸福的。他們的苦痛，有眼的人都會看見的，用不着我來描寫。可是一般人看慣了，覺得他們之中也還有餓不死凍不死的，殊不知離這一點看起來，就曉得佃戶階級的貧困了。

現在再就工業一方面說：中國現在已是產業革命的時期了。中國的工業雖不如歐美日本那樣發達，却是在這產業革命的時期內，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還要大。中國勞動資本兩階級的對峙，在表面似乎與歐美日本不同，在實際上却無有不同的。

中國的資本階級，是國際的。資本家差不多都是歐洲人美洲人日本人——也有最少數的中國人在內。那些資本家所辦的大工廠，都在歐美和日本——中國各大都市中也有幾處。在那些工廠中做工的，都是歐美日本人，中國

人得不到工做。那些大工廠中造出的商品，輸入到中國來，中國的手工製造品，受了打擊，不能和他們競爭，於是業手工的人，把自己的手工廢了不做，到工廠中去做工，充機械的奴隸去了。還有更甚的，就是想充一個機器

的奴隸猶不可得。所以多數的家庭工業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人，現在受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的壓迫，都變為失業的人，非餓死非凍死不可的了。這種缺陷在最開通的都市中，尤其容易看得出來的。所以中國是勞動過剩，并不是沒有勞動階級。在這一方面說起來，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

中國佃主佃戶兩階級的分立，是固有的；現在受了產業革命的影響，又形成了資本勞動兩階級。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對抗越發顯明，無產階級的貧困增大，有產階級的財富增加，社會革命的機曾到了。

最近數年以來，中國的武人強盜，爭權奪利連年打仗騷擾不已；川粵的高山踏成了平地；湘鄂的地皮剝出了赤土；直魯豫晉陝甘的平原，變成了沙漠；無產階級凍死餓死的何止數千百萬；農業的工業的小生產機關，毀破了的何止數千百萬；武人強盜助國際資本階級，驅逐了中國舊有的生產機關，武人強盜掠奪搜括我們的手段，一天一天

的惡辣，國際資本階級的侵奪和壓迫，也跟着一步一步的厲害。

中國的無產階級呵！我們受了武人強盜經濟上政治上的掠奪和壓迫猶不算數，還要受國際資本階級經濟上政治上掠奪和壓迫，我們果能得了絲毫平等和自由沒有？

民主主義破產了！我們的希望成了一個空，我們求生存自由嗎？我們應該怎樣做？

二、生產和分配

現社會推倒之後，新社會中怎樣生產怎樣分配呢？

這是一件最緊要的事情，首先要研究的。

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主張複雜。我趁先提出兩個主潮，就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個主潮，就是在生產和分配的法則上分別的。

先就生產組織說：共產主義的生產組織是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組織是分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主張把一切農業工業的生產機關，都移歸中央管理，有時因生產機關的種類不同，或移歸地方管理。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却不然，主張破壞中央的權力，要將一切生產機關，委諸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管理。在這種地方看起來，無政府主義的生產組織，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即是不能使生產力保

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職業的生產力保持均平，無論如何，非倚賴中央的權力不可。我們可以拿現時的資本制度作比，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是無政府的狀態，講自由競爭，對於生產力絕對不保持平均，供給與需要不能相應，資本家尚顧投機，增加生產力，謀生產多量的商品；一時需要減少，生產過剩，其結果資本家別謀妙法填補，而勞動者却因此受了恐慌的影響，招來失業的苦痛。這就是資本主義產業組織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惡結果。所以無政府主義派主張的生產組織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差不多，若一地方或一職業的生產力供過於求，他地方或他職業的生產求過於供，就不能使他保持平均了，供給與需要不能相應，豈不是生產組織的混亂狀態麼？

生產的目的在供給社會全體的消費，並不是生了產就完了的。所以由這種意味說起來，新社會的生產組織，非有中央權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職業的單位非絕對服從中央權力不可。無政府派不主張有集中的權力，那麼生產力怎能調劑呢？社會各員的消費生活不是有受侵害的危險嗎？所以我是主張共產主義派的生產組織的。

其次研究分配制度。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為根據。可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分配制度對

於自由平等很有不同的地方。分配制度分收入和消費兩項，共產主義主張用一種方法調劑各個人的收入，用貨幣經濟，借助貨幣的形式，分配生產物。各人消費的物資有一定的限制，不得超過自己收入所得的價值。消費的時候，各人必須支出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各種物資都須依一定的價值單位定一個價格。無政府主義的分配制度則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全不調劑各人的收入，並且也沒有收入不收入那種觀念，只是調劑各人的消費，甚至連消費都不調節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

是在分配上主張平等的，不過共產主義的平等關於收入，無政府主義的平等關於直接消費，可是兩者之中，更有一個區別。

先就無政府主義說，卜倍巴布福等一派人主張分配底客觀的平等，說各個人在年齡男女的界限內，應當分受同質同量的物資。福里耶克魯特金一派人主張分配底主觀的平等，即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兩種主張，在我看起來都有些不安。客觀的消費平等的主張，未免蔑視各人的個性，阻礙各人的自由。又使消費的自由都得不等的主張，由正義自由平等的見地說起來似乎可行，可是非待世界的產業發達到極境的時候，不能辨到。譬如今

日行了社會革命且組織新社會，而新社會都是繼承舊社會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的，這生產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產力既有限制，生產物當然也有限制了，以這有限制的生產，聽各人消費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絕對辦不到的。

若果社會的生產力發達到無限制的程度，生產物十分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是很可實行的。只是在生產力未發達的地方與生產力未發達的時期內，若用這種分配制度，社會的經濟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再就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說，生產力既有制限，生產出來的物質當然也有制限，我們分配這有限的物質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貨幣經濟，對於各人所收入的貨幣額加以制限。還有一事，物質的價格不可不用一個標準來測定他，生產物對於需要的關係，若其分量比較的多，則定價從廉，否則定價從高。照這樣辦起來，那麼在人類道德程度沒有達到至聖至神的地位時，對於有限的生產物要行公平的分配，再沒有比這種制度還好的了。所以我是主張採用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的。

三、革命的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說：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在

使無產階級跑上支配階級的地位。無產階級就用政治的優越權，從資本階級奪取一切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手裏，即是集中在組成支配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於是全部生產力就可大速度增加起來了，……若照這樣的發達起來，階級的差別自然消滅，全部的生產，必然集在全國民底大聯合的手中，公的權力自然失掉政治的性質。政治力本來是一階級壓服他階級的一種組織力。無產階級若和資本階級戰鬥，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組織一個階級，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個支配階級，並且用權力掃除舊生產條件，於是階級對抗的存在和一切階級的自身都要掃除的，於是無產階級的優越權也是要廢除的。

社會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階級有特權的舊社會，組織無階級無特權的新社會。舊社會中有擁着生產機關的資本階級，有特權階級，有缺乏衣食住的資料而爲他資本階級所利用的勞動階級。新社會中，沒有資本階級也沒有勞動階級，也沒有特權階級，生產機關爲真正的生活機關，爲社會全體的所共有個人和全體都能夠自由發達。

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概括的說起來，就是厲行非妥協的階級鬭爭，以下專就具體的手段討論一個大概。

社會革命底具體的手段大約可分數種：一、議會政策。二、工會運動。三、直接行動。議會政策的手段，是主張勞動者組織團體爲參政的運動，勞動者要選議員，送到國會或地方議會去，參加立法的機關。這些代表勞動者的議員，可以在國會或地方議會提出改善勞動狀態或抑制資本階級的法案，務期循序漸進，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德英美等國社會黨，多採取這種議會政策作爲社會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與事實相反，難以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在現社會組織之下資本階級的勢力最大，議員中的議員屬於資本階級的必然占絕對大多數，議會中通過法案是用多數表決的；勞動階級沒有金錢運動，得幾名議員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幾名勞動階級的議員提出來的法案，當然要陷於否決的命運。所以無產階級的議員要想在議會中成立一種除去自己階級痛苦的法案，是斷然辦不到的。這時候就是不唱高調只求貫徹自己階級的幾分之一的主張，非與資本階級妥協不可，非得資本階級的同意不可。照這樣成立出來的法案，無非哀求資本階級政府行非驢非馬的社會政策。社會革命的目的，簡直成了一種空想。現在有一般承襲德國社會民主黨舊計的人，主張無產階級要求普通選舉，這件事本可以網羅大多數無產階

級的人，加入這種運動，可是這也是難得好效果的。依照各國的先例看起來，大凡最初運動普通選舉的時候，資本階級的現政府，是決不許可的，不說人民「程度未齊」便說「時機尚早」，平民只管請願，資本階級的政府是不睬的。這時候若果無產階級能夠真正有覺悟，一致結合起來，舉行示威運動，使政府曉得他們的力量，政府若依然頑迷不悟，無產階級就可藉口爭自由爭平等，或者可以革起命來。可是有一層，假若資本家政府能夠見機行事，

於革命未爆發以前，實行普通選舉，那麼，到這時候，無產階級就沒有口實可藉了。結果又怎樣呢？不過無產階級能夠選出幾名議員送到國會中和資本階級妥協，立幾條使政府行社會政策的法案就完事了。要求政府行使社會政策，與要求資本家倡辦慈善事業，究有何種區別呢？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就是一個先例。

其次研究工會運動的得失，工會運動是勞動者想藉團體的力量謀勞動階級的解放的一種手段。其內容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改良的，是社會政策的，採用階級調和主義的手段，承認現制度，謀勞動階級地位的向上。第二種是革命的，是社會主義的，採用階級鬭爭的手段，改造現制度，創立勞動者本位的社會的。工會運動的武器就

是同盟罷工。可是同盟罷工之中也有許多區別：第一種所行的同盟罷工，在要求改善勞動的條件。第二種所行的同盟罷工，其目的不在改善勞動條件，而在真實的解放勞動階級絕滅勞動階級對資本階級的關係。

同盟罷工底性質，有經濟的，有政治的，有社會的。政治的總同盟罷工底目的，是勞動者利用產業上的地位，在政治上貫徹一定的目的，如擴張選舉權，要求立法都通過一定的法律之類。可是這種罷工在原則上是承認現社會制度的經濟組織的，只可當作勞動階級一種示威運動的手段，若想利用他行社會革命是辦不到的。

經濟的總同盟罷工，其目的一般在減少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工資，與現在社會的經濟組織，並無何種關係，決不能當作社會革命的手段。

社會的總同盟罷工，其性質與前二者大不相同，其目的在推倒資本本位的現社會制度，創設新社會的。這種是很徹底的，這種罷工的動機有主張借用一種特別的事故使全勞動階級突然罷工，使資本階級手足無措，乘機撲滅資本階級從新建設無階級的新社會，這種主張是很對的。又有主張使一般勞動者受適當的教育和訓練，準備待時而發，這種主張是難於實現的。一般勞動者既有這種教

育和訓練，其結果當然新社會要實現的，不過百年河清難待罷了。此外還有一種理想，最初由各地方全勞動階級舉行總同盟罷工，推而至於全國勞動階級舉行總同盟罷工，再推而至於全世界的勞動階級舉行總同盟罷工，到這時候全世界的資本階級都要剷除了。這種理想，固然是好，恐怕非同時所能辦到的，所以也只能作爲一種理想罷了。

由以上的研究，歸結到中國的勞動界來。中國是勞動過剩的國家，大多數都是失業者，所以中國的工會運動，是不易行的。工會運動要依那一國家那一地方的經濟狀態爲轉移，假如某一地方的經濟發達，工廠辦得多，勞動者都有工作，這時候勞動者很可以行工會運動和資本階級奮鬥的。可是經濟界不發達的地方，勞動者失業的多，要求一個賣勞力換飯吃的地方都不能得，那能夠舉行罷工惹起失業的危險呢？不說遠了，就把日本作比，去年日本經濟興旺的時候，罷工的運動，非常流行，到今年經濟恐慌的時候，工廠倒閉的非常之多，勞動界失業的不下數十百萬，罷工的運動，差不多斷了影子。中國的工廠本是少，而勞動者無工作，與日本勞動者失了業的是一樣。所以中國多數無產階級都是失了業的勞動者，所以社

會運動在現在的中國，是不容易發達的。可是也有一種事要注意的，我們雖不能全靠工會運動行社會革命，而爲增加階級鬥爭的速度起見，勞動界却不能不結合一種團體和資本階級對抗，所以工會還是要從速組織積極進行的。工會組織之後，然後開始和工會以外的無產階級極力結合，等候時機到來，好和資本階級開戰。

直接行動是什麼呢？這是一種最有效力的手段，要仔細討論的。階級鬥爭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爲好。無產階級，包括最廣，所以革命運動，非網羅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在內不可。參加運動的人越多，力量越大，運動越猛烈，奏效越迅速。我很主張無產階級爲突發的羣衆運動。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國地方自治團在巴黎幹的猛烈運動，一九〇四年意大利工人幹的突然發生的大運動，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在聖彼得堡幹的大示威運動，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無產階級幹的米菴騷亂，都是很有効力的。中國「五四」「六三」兩大運動在形式上也是有力量的，可惜他們走錯了方面。又今年北方八省無數千萬的飢民，若果自己不甘凍死不甘餓死，一致起來把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打破了，也是很好的。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混亂恐慌，達到極點，社會上的大缺

陷，隨時暴露出來，可乘的機會很多。所以我主張我們要在各大都會，結合工人農民兵士及他種屬於無產階級的人，組織一個大團體，利用機會，猛然的幹起大規模的運動來，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奪在我們手中，憑着政治上的勢力，實行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完全管理社會中經濟的事業。所以這種直接行動，可以稱爲社會革命的唯一手段。

此外還有相輔而行的手段，就是宣傳。宣傳的辦法，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總要普遍，要能激動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敵愾心，亦能發生効力。

共產主義是什麼意思

P. 生譯

美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
合衆國的政府，和各國的政府，用盡他們所有號令得到的力量來攻擊共產黨，竭力想把共產黨撲滅。

差不多有四千個民工和女工被捉到合衆國的監獄裏，定了驅逐出境的罪，或判決了意思即是長期監禁的罪。

世界各國裏，從來不曾有過，像美國那樣用野蠻手段來攻擊勞工階級，並且範圍又這樣的大，美國號稱是「自由之

現在我簡單的說幾句，作爲這篇文章的結論：照社會主義的原則說，社會革命在資本制度發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自然要實現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種人爲勢力——非妥協的階級鬥爭——促進他的速度。英美的資本制度比俄國的要發達得十數倍；英美兩國的工會，比俄國的也要發達得十數倍，何以社會革命不在英美兩國發生，反在俄國實現呢？這就是因爲俄國社會革命黨實行的力量比英美兩國的大原故。所以我國在中國運動社會革命的人，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

邦』，却竟做下俄國最黑暗時代的查爾（俄皇）所做的最黑暗舉動了。

這是什麼東西，會引起合衆國政府和這政府代表的資本家懼怕到如此呢？爲什麼他們要竭力撲滅共產黨呢？什麼是共產主義？

合衆國的勞工呀，這些問題都是和你們有關的，因爲政府想法撲滅的，就是勞工階級的運動，勞工階級的運動

是要努力教育勞工們，讓他們明白那些原理和行動，好去解脫工錢奴隸的鎖鍊，指導他們的競爭，得到最後的勝仗。

美國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勞工階級的政府——勞工階級的專政——這政府欲把現今產業私有的制度改換一個共產黨的社會，在這社會裏，產業的主有權是在社會上一般人的手裏，由勞工來管理的。

共產黨宣言，這個目的，不是靠選舉代表到英國國會或是到美國國會，就可以達到的。

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一個原理，便是引起統治階級來動作的。統治階級懼怕共產黨，就因為共產黨指出德謨克拉西的代議政府是資本家的一個傀儡（工具），來欺侮勞工，欺騙勞工的。

資本家和他們的機關報對你們說，在合衆國裏，不論那一種政治的或是經濟的改革，或是政府的改組，都能用代議政治這個方法，來辦到成功。他們想要你們相信這話。他們想要你們照着他們的章程去幹這把戲。

他們知道如果我們有了正式的德謨克拉西，勞工們簡直上癮了。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管住了報館，學校，大學，教堂的講台，政客們，公共會所，以及千把個別種法子

，把持你們得的種種報告在他們手裏，還欲用一種兩種的法律剝削去幾百萬勞工們的選舉權，那個、他們就可以支配政府，和俄皇一般。

他們也知道，如果有個最後的敗徵，他們便可以照他們在阿爾巴納斯時的宣言做了，便可以把兩年前做在克蘭佛地的做了——趕逐勞工階級的代表出立法機關。

勞工們本想借立法機關來做成功推翻資本制度這件事，那知在選舉議員的把戲裏，愚弄勞工們的骰子，早就裝好了。資本家都知道這個，所以他們總慫恿你信任「代議制度」。

共產黨却宣言，勞工們只要發展他們自己勞工階級權力的機關，就可得勝。他們非把商店和工廠組織成工業組合不可。他們為政治目的，就非罷工不可。既要達到政治目的，勞工們的零碎罷工就非得組成總同盟罷工不可。在千鈞一髮的危險時候，總同盟罷工可以發展成個羣衆行動，去反對現存的政府，勞工就可以建立他們自己的勞工議會政府——勞農會——代替現在的資本家政府。

但是資本家和他們的報紙却大喊這個方法是暴動的是武力的。那麼請問他們自己用暴動和武力來達到目的

時候，他們有點遲疑顧忌麼？死在歐洲戰場上的幾百兆人，都是爲資本家要得經濟上的利益自相殘殺而死的，這不是暴動和武力是什麼？霍木斯堤、勞倫絲、麥克豈絲、陸克斯、的事件，魯特洛科洛拉度的屠殺，印第安港口被殺死的工人，還有那在爭較好的工錢和較好的工作條件的戰爭中被資本家支部謀死的幾千工人，這些又是什麼呢？共產黨現在還不是鼓吹用那資本家所稱的『武力和暴動』哩。共產黨鼓吹的是團結勞工階級，用羣衆的力量去反抗現存的資本政府，建立一個勞工階級的政府來代替他。如果爭權的最後一時間必須用了武力勞工階級方能得勝，——歷史會告訴我們，例如革命便是——那麼共產黨便欲用他，一點不疑慮；甚至於像現在資本家用來反對

美國共產黨黨綱

第一章 名稱 宗旨 黨徽

第一條 本黨定名為美國共產黨。就是國際共產黨在美國的一個支部。

第二條 美國共產黨是有階級覺悟的勞工們中間的急進分子組織的。他的宗旨是要教育勞工們組織勞工們去

勞工階級的武力行動，也是要用的。

合衆國的勞工啊，資本家壓制你們，掠奪你們，你們想反抗啊，他們就用政府的權力來攻擊你們，甚至於還用武裝的強力來攻擊你們，這是他們用過來對付鋼鐵工人和礦工的。共產黨宣言，勞工們一定先得把自己的政府代替了資本家的政府，纔算是解放的第一步。因爲勞工們自己的政府能指出到自由的路給勞工階級，這路是勞工階級的仇敵正在攻擊的。

合衆國的勞工呀，共產黨人作戰，爲的是你們，被放逐被下獄，也爲的是你們。你們表示你們的同心合力呀。你們集中你們的力量付托給共產黨呀。你們立在你們同伴工人的一面，一齊對資本家作戰罷。

P | 生譯

推翻資本家的國家，建設勞工專斷的政治，廢除資本制度，發展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第三條 本黨的黨徽是一個錘，一把鐮刀，和一束小麥，圍在『一切權力都到勞工』這幾個字的上面，徽章的邊緣更有兩行字，一是『美國共產黨』，一是『國際共產

黨」。

第二章 入黨資格

第一條 不論何人，凡接受國際共產黨及本黨的原理和方法的，願意順從本黨的規律並活動本黨的事務，就可入黨做個黨員，但先須脫離與其他一切政治團體的關係。

第二條 對於請求入黨者，必須仔細查察，方能接受，而且須有已為本黨黨員至少三個月之久者二個人的推舉。惟在新區域的新成小團體不在此限。每一個自請入黨人應先受兩個月的試用，有發言權但沒有投票權。在認為正式黨員之前，這個自請入黨人應熟知本黨的黨綱和宗旨。自請入黨人正式入黨，必先經該隊黨員全體一致的承認。自請入黨人在試用的時期，無論何時實施時，應註名在後備隊。

第三條 自請入黨人應出一元的進黨費，每月出常費七角半。試用時期內每月亦應出七角半之費。

第四條 黨員可以從此隊轉到彼隊，祇要他原所屬的一隊許可他。接受轉來黨員的一隊應正式知照原隊。

第五條 本黨黨員沒有一個應受公共官吏之職，掛名的或是支薪的。也不應為政府服務，除非是法律強迫着

。黨員不先經過本黨的核准，也不應做公共官吏的候補人。

第六條 本黨黨員之為著作家演說家藝術家者，應盡其所能，受本黨的指揮，來把他的本領服務於本黨。任何黨員，他的本領是這一類的，如與本黨有妨礙，應受訓練。

第三章 組織

第一條 本黨的基礎組織是十個左右的黨員的一小隊，至少不得比五個再少。

第二條 每一小隊中，應舉出一個小隊組織人，做小隊與小隊的連環，以及比小隊大些的大隊的連環。

第三條 最多十個小隊、組織成個團，最多十個團、組織成個部，最多十個部、組織成個分區，最多十個分區、組織成個總區。總區必須組織在工業中心地左近，倒可不拘拘于州界。

第四條 黨員之在同一工業中做工者，如果實際上是可能的話，應得聯合組織成個同店小隊。工業組合以及其他勞工階級的團體內也可以有小隊的組織。

第五條 每小隊中的人，應是用同一語言者，如果不至因為這一層規定而妨害到工業小隊的組織。

第四章 管理

第一條 本黨的最高管理機關就是本黨的常年大會。

第二條 在兩個常年大會的中間，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做了最高的管理機關了，這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由常年大會舉出十個人來組織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所住的城應是一國的都城，或是與首都鄰近的城。常年大會並應預選十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員。如果達到候補員的名單上的名字也用完的時候，中央執行委員會有權可以指定人補這候補員的缺。

第三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指定黨中職員，就是指揮本黨事務所必要的職員。這些職員應進行黨中的鼓吹事務，組織和教育事務。出版機關報，并將這種出版物（按照各黨員所用之語言文字）分給他。中央委員會會有權力（一）畫分國內為許多區（二）指定區的組織人，做這些區裏民族團體的代表。

第四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每月報告黨中活動情形及財政情形。

第五條 每區的管理權應由區常年大會執之；這個區常年大會至少一年開一次。在兩個區常年大會的中間，管理之職，應由區執行委員會担任，這區執行委員會

即由區常年大會時選出。區執行委員會應監察區組織人的工作；也可以指定分區的組織人，惟須經過分區委員會審查核准。

第六條 分區的管理權應付托與分區的常年大會，這分區常年大會每六個月舉行一次。在兩個分區常年大會的中間，管理權應屬之分區的執行委員會。

第七條 部委員會包括有團的組織人。團委員會包括有小隊的組織人。一個團裏的小隊組織人可以選舉團的組織人。

第五章 文字聯合

第一條 因為欲使本黨是個集中的組織，有聯合行動的可能，故本黨內依語言文字分組的小隊不應有自治的聯盟。

第二條 同一語言的小隊組成的團，可以做分區的宣傳委員會，這分區宣傳委員會又可以聯合為區宣傳委員會。這些宣傳委員會有籌畫宣傳計畫的權，并以各自的文字去竭力鼓吹。這些宣傳都應以黨中正式手續出之。

第三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召集各同語言小隊的民族評議會，以代表大多數的區委員會為會員。這些評議

會應籌畫鼓吹的工作，並依民族的界限，籌畫這些小隊的組織。並選出組織人和編輯人進行各小隊裏的工作。這等組織人和編輯人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揮。

第四條 如果上述的評議會所選出的組織人和編輯人見得是不能勝任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據了代表大多數語言小隊的區宣傳委員會之抗議，撤換這些職員，另外指令別人來代他們。

第五條 各種文字寫的出版物或黨中公報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印刷出版。

第六章 訓練

第一條 本黨的小隊有訓練黨員及分隊的責任。被小隊驅逐出的黨員可以到區委員會控訴，副隊長以到高一級的隊長控訴。區組織人可以到常年大會控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

第二條 本黨政策應由常年大會擬定，或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及黨中一切小隊長擬定亦可，惟須經常年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區委員會及分區委員會的職務是嚴格限於管理方面的。

第三條 一切小隊的行動祇以本隊範圍為限。

第四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訓練一切黨員之權，並得以委員會出席委員全體一致的通過取消任何黨員的黨籍，使他出黨。

第五條 不經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審查，沒有一個小隊可以出版黨紙。

第六條 一切出版物為黨中所印刷發行的，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上的控制。

第七章 經費

第一條 請求入黨者應付入黨費一元，此款應歸入總部。

第二條 每月的月費是七角五分，此款應歸入總部會計處。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行月費票，買了這票就是付了月費。

第三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可發行團體券，遇着特別支出須向會員徵款的時候，便用這券來代替收條。

第四條 特別支出應由常年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徵集。黨員能補助這特別徵捐，纔視為熱心。團體券就

用作這種特別徵捐的收條。

第五條 夫婦同屬於一小隊的，每月月費祇須七角五分。

第六條 失業的及下獄的黨員，應由小隊組織人據實報告，此兩項黨員不出月費，不算不熱心。

第七條 每黨員的月費，一月一交。沒有預收的規則，亦不許拖欠，各黨員已屆第二月收費時尙不會將第一月月費付清，便當視為不熱心。三月不交月費，除名。

第八章 會期

第一條 全國常年大會，每年開會一次日期及地點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據代表大多數黨員的區委員會的請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召集非常大會。如果中央執行委員會不理，區執行委員會可以送代表先開一評議會，再由評議會召集非常大會。

第二條 常年大會代表的數目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按照當時情形酌定。每區應出代表數，可按該區黨員數比例計算。

第三條 每區分配代表到分區，每分區不得過一人以上，也照黨員數比例計算。

第四條 到全國常年大會的代表應發給川資及公費，如職員一般。

第五條 召集常年大會的公文和分配代表的公文應開大會日期前六十日發出。

第六條 當區委員會或五個分區委員會的請求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將擬欲提出在常年大會時的提議議案先在各小隊常會中提出付討論，同時發出召集大會的公文。

第九章 國際

第一條 派赴國際共產黨國際大會的代表和代理人應由常年大會時選出，並選出國際秘書一人。(完)

共產黨國際聯盟對美國

I. W. W.

(世界工業勞動者同盟

的簡稱)的懇請

P. 生譯

朋友們和勞働伙伴們！

在莫斯科開會的共產黨國際聯盟執行委員會，就是做

俄國革命的核心的，謹表敬意於革命的美國平民之屬於世界工業勞動者同盟黨籍者。

被世界大戰破壞的資本主義，不能再保有從前的大勢力了，現在正在倒坍下來。

勞工階級的時代已經到了。社會革命已經發動了，這裏，我們俄國，衝鋒的第一仗已經打過了。

歷史不問我們是喜歡呢，還是不喜歡；勞工們已經預備好了呢，還是不會。這裏有的是機會。我們取了這機會——世界就是勞工的世界了；我們若失了這機會——要等第二個，可就要等上幾百年。

現在沒有空工夫講「在舊社會的壳裏建造新社會」這一類話了。舊社會的壳已經自己破碎了。勞工們非建立勞工專斷的政治不可，祇有這勞工專斷的政治能創造出新社會來。

對 盟 聯 際 國 黨 產 共 一
你們的機關報一個大組合月刊上有一篇文章會發問道：「爲什麼我們應該學俄國共產黨（多數派）的樣？」做這篇文字的人說多數派革命的結果只是「把選舉票給了俄國人民」。

這話自然是不對的。多數派革命已經取了工廠磨坊，礦山，土地，以及金融機關，從資本家的手裏奪過來，給勞動階級的全體。

我們知道，這是和你們同的，那些佈滿全世界的「黃

色」的社會黨政治家，你們是嫌惡的，他們用的原理和「政略」簡直辱沒社會主義這個名字。我們的目的和你們的一樣——一個沒有國家之名，沒有政府，沒有階級的公共生活的團體，（Commonwealth）在這團體中，勞工們自我管理生產機關，自分配生產物品，有福大家同享。

I. W. W. 內的勞動伙伴呵，我們寫這封信給你們，因爲見你們在階級戰爭中的英雄行爲，你們國裏的階級戰爭是你們開火的，所以敢信你們很明白曉得我們共產黨的原理和要求。

我們懇請你們加入產生於世界社會革命曙光下的共產黨國際聯盟。

我們喚起你們把勇敢的革命的經驗用在平民的紅衛軍的前線，站在共產主義的大旗下打仗呀。

共產主義和 I. W. W.

美國的資本階級已經露盡他們的本來顏色了。

生活程度的繼續增高，失業工人的加多，對於努力要改善境遇的勞工們底野蠻壓制，驅逐並捕捉多數黨，一串的反罷工法律，「刑事罪的工團黨」法律，「紅旗」法律，反對鼓吹「武力推翻政府和非法破壞所有權」的法律——這些都是祇有一個解說。

工業上的奴隸制是和資本主義同時產生的，以前的勞工受的是另一種的奴隸制。

但是現在呢，世界的資本家——美國，法國，意大利，比國，等等的資本家——都在想法子，要一下裏把勞工們打到絕對的無望的農奴地位。

不是農奴，就是勞工階級的專斷政治——除了這個更沒有旁的路了。勞工們現在一定得選擇決定了。

資本主義現在正想竭其最後的一絲氣力，努力欲把破碎的世界重新收拾改造起來。勞工們必須用武力來抓到國家的權力，依自己的利害來改造社會。

將來的奴隸國

當南北戰爭之前，南方的黑奴是附屬在土地不能分離的。北方的工業資本家因為要流動的人手來做工廠裏的工作，就宣言奴隸制是暴虐的行爲，用武力來把他廢去。現在呢，工業資本家却打算把工人們附屬在工廠，也使他們不能分離了。

這次世界大戰正利害的時候，各國都禁止勞工們罷工，甚至連休息停工都不許。你們國內的「工作，不然，就出征」(Work or Fight)這一條法律，想來你們總還記得。

現在世界大戰是過去了，倒底怎麼樣了呢？生活費是一天比一天高了，可是資本家還欲實行減工錢呢。

勞工們爲饑餓所逼，不得不罷工，國家的權力就立刻動作起來，把勞工們趕回工廠。鐵路上開機車的工人走了出來，合衆國加列佛呢亞州的兵官立刻調兵恐嚇他們，逼他們上工。鐵路員役同胞會要求高些的工錢，或是要求鐵路的國有，合衆國的總統用政府的全副武裝權力來壓了他們下去。鑛工們放下他們的工具，就有幾千兵來占據了鑛場，市政廳還發出有史以來最傷心的告示，禁止鑛工組合的領袖散布罷工的通告，並且不許有一些些幫助指揮罷工的舉動，并且還用武力來禁止工會提取罷工時的補助金。後來合衆國的當局竟正式宣布「凡是交通上必要的工業」，政府都不准他罷工。鋼鐵托辣斯的首領裘其加業(Udger Cary)竟能不許合衆國總統和勞工代表相見。當那些鋼鐵勞工敢於罷工，要爭一個假活命的工錢，以及加入工會這一個起碼貨的權利，就被指爲多數黨，被賓夕爾勿尼亞州的科薩克兵捉去，鎗斃在十字街頭。

在工黨黨籍的勞働伙伴啊，你們回想到伊勿業的慘劇，士爾薩揮脫萊生曲業立的慘劇，你們的伙伴被他們屠害，捉在監獄裏的有幾千——你們却仍要在市場上，在

船塢裏，在工廠中做「污穢的苦工」——你們總就該明白知道資本家這種辦法，是想用國家這武器來造成奴隸的社會呀。

無論那裏，都有資本家的喊聲：「多出貨！多出貨！」換句話說，就是勞工們一定要多做工少拿錢，好讓自己的血自己的汗變成了金子，去代資本家付還那破碎的資本家世界的戰事債款。

因為欲辦到這一層，勞工們就一定不能有離開工廠的權利了；必須不准他們團結起來了，因為一團結了，他們就能有指揮，就能乘資本家互相競爭的時候取得自己的利益了。資本家恨勞動運動，要破壞勞動運動，是不惜代價的。

資本家要保牢掠奪的老制度，所以必須聯合起來，必須把勞動工們鎖在工業的機器上面。

不然便是社會革命

資本家不能做到這事呢？

他們如能做到，除非是勞工們對資本制度的全體宣戰，自建立一個勞工階級的政府，推翻私有財產的制度，把一切財產都歸勞工們共有。

這就是俄國的勞工所已做的事，別國的勞工們要不做

工業的奴隸也祇有這一個法子，並且要推行到全世界，然後可保沒有一個人能從別人的勞力裏賺錢，然後勞工們可得著一切他所造出的東西。

但是，別國的勞工若不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資本家，則俄國的革命是不能持久的。全世界的資本家看着俄國的榜樣，心裏害怕，已經聯合起來逼迫俄國的勞農政府了。協約國很快的忘了恨德國的心，已經延請德國的資本家和他們聯絡，一同做這件事了。

可是別國的勞工也開始明白過來了。在意大利，在法國和英國，革命的潮頭已經起來了。美國呢，也就要來了，甚至 A. F. of L. (美國勞工同盟會之縮寫) 裏的守舊份子也覺到那要求高薪和改善工作條件的罷工沒有什麼意思，因為生活費總是一天高一天的。他們提出各種補救改革的方法，例如「Timber Plan」(礦山國有等等)。他們成立一個所謂「勞工黨」的，專從事收工業為州政府有，等等。

但是這種改革不見得就能解決這問題，即使他們能辦得成功。資本主義存在一天，總有幾個人要從別人的勞力中賺錢的。一切對於現在社會制度的改革祇是哄騙勞工們，使他們自信沒有被掠奪像從前那樣多。

社會革命已經開場了，第一個仗就是現在俄國打的。要等勞工們有改革的經驗是來不及了。資本家已經推倒了匈牙利的勞農共和。如果他們能夠再把別國的勞動運動也破壞了，於是乎工業的奴隸國可就要來了。

乘現在還不太遲的時候，世界上有階級覺悟的勞工們必須先預備着去對付資本家反攻的一個大震動，去攻擊資本主義，推倒資本主義，永絕他在世界上的根。

資本家的國家

此次戰爭以及戰後發生的事，已經把資本國家的真機能顯示得廿四分明白，——國家以及他的立法機關，司法，警政，軍隊以及中產階級。

國家是用以保護資本家的權力並增長資本家的權力的，是用以壓制勞工們的。在合衆國，這個實例更加不錯，合衆國的憲法，是大商人投機事業家地主們訂出來的，最注意的目的是保護他們自己一階級的利益。

現在呢，合衆國的政府竟公然做資本家的武器，去反對勞工們了。

L. W. W. 應該對於這一層更比勞的勞工團體要明白些，因為 L. W. W. 曾被政府很野蠻地取締過——他的領袖下獄，他的報紙被禁，他的會員被驅逐出境，據了假的

控告就捉人，不准保釋，受肉刑，他的辦事所被封，鼓吹人視為犯法。

不論那一個勞工，都曾親眼看見這件事。當選舉的時候，人民投票選出府尹，市長，審判官，和民政長；但是在罷工的時候，府尹召集後備兵來保護不肯罷工的工人了，市長命令警察打散或拘捕遊人了；審判官用「暴行」或是「騷亂治安」等罪名把勞工下監了，民政官吏歷判客做代表，來搗亂同盟罷工。

資本家全體，現在一致站在戰場前線，和勞工們對敵了。牧師教勞工們心平些；報紙爲了多數黨的緣故罵他；警察捉他；法庭上判他監禁；民政官抓住他的財產要充公；貧民工廠抓去了他的妻和子。

勞工們要打破資本主義，第一步必須從資本階級的手裏收回國家的權力。他們不但必須抓到國家的權力，並且要把老的資本家國家完全廢除。

因爲打從革命的經驗裏可以看出來，國家這東西，決不是勞工們可以拿來當作自己東西用的，——黃色的社會黨政治家吹的牛，想借國家的壳子來行社會主義，是萬萬不行的。資本家的國家是特地造出來使用資本主義的，他所能做的祇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當局是何等樣的人，都

不相干。(所以，若不先把資本家國家的壳子廢掉，就是勞工們自己握到國家的權力，其結果也是不能萬全的。

——譯者註

所以，勞工們必須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代替這資本國家，這就是勞工階級的專政。

勞工階級專政

有許多「三」的會員是不贊成勞工階級專政的。

凡是名爲國家者，他們是一概反對的。他們宣言，一等推倒了資本家國家，便立刻建立一個工業的自由團體來做代替。

共產黨自然也反對「國家」。也要廢除國家，——要用支配物代替支配人。

但是不幸這件事不是可以立刻辦到的。並非是打破了資本家的國家以後，資本主義便能自然消滅立刻消滅。

資本家手裏仍舊有軍器哩，一定先得奪去他的軍器；資本家背後還有一大羣的中產階級小夥計、大夥計、以及種種不做工的人做幫手呢，——這一羣人必須勸誘或強迫著來做工；他們還有不肖軍官幫着反抗革命，還有預言家，造謠煽惑人心，還有教書先生和演說家，說謊話欺騙一無所知的人，還有暴徒，可以雇用來壞事體，損傷革命的名

譽，還有報館裏主筆，可以造出一大篇謊話來騙人，還有「黃色」社會黨和勞工界的蛀虫，他們是想着資本家的民主主義，不欲革命的。一切這許多人，必須一一壓倒去，才行呀。

要打破資本家的國家，破壞資本家的幫手，解除資本階級的武裝，沒收資本家的財產，轉付到全體勞工階級的公共管理下，——要做這許多事，非有個政府不可——非有個國家不可，這國家便是勞工專政的國家，在這國家裏，勞工們運用他們的勞農會，可以用鐵手來拔去資本制度的根了。

但是這個勞工階級的專政祇是暫時的罷了。我們，共產黨，也是要廢掉國家的。社會上有了「一天階級戰爭」，國家便能存在一天。勞工階級專政的任務就是要廢去資本階級這一個階級；實在講，就是要廢除一切的階級分別。等到這個條件有一天達到，於是勞工階級專政哩，國家哩，自然會一齊消滅——勞工階級專政，不過替工業管理團體開一條路，這工業管理團體便有些像「三」的普通執行部。

近來一種小印刷品上，瑪爾馬賽(Mary Mary)有篇文章，說「三」雖然理論上是不贊成勞工階級的專政，

然而當革命的時候，因為要阻遏資本家的反動革命，實際上就不能不如此做了。

這話很是不錯，但是，除非 L. N. W. 先承認有勞工國家的必要，並且着手預備，則到了那時，需要堅決的敏捷的行動時，可就要手足無措軟弱不堪了。

勞工的國家

勞工的國家該是怎麼一個形式？

我們面前的榜樣就是俄羅斯勞農會共和國。俄羅斯勞農共和國的組織，各國傳出的消息都是互相抵觸的，所以我們要在這地簡單說一下。

政府是以工人的地方勞農會（或名議會），紅衛軍，農人代表合組而成。

城市工人的勞農會的組織如下：每一個工廠裏，凡工人若干名中可以舉出一個代表，每一個地方的組合照樣舉出代表來。這些代表，是依黨派舉出來的——如果勞工們願意舉不屬黨的個人，也可以。

紅衛軍的代表是由軍隊的單位（最小之隊伍）內選出來的。

至於農人呢，每一村有一村的地方勞農會，村勞農會選出代表到鎮勞農會，鎮勞農會又選出代表到州勞農會，

州勞農會則選出代表到省勞農會。

沒有一個為自己利益利用勞工的人可有投票權。

每六個星期，城或者省勞農會選出代表到勞農會的全俄議會，這全俄議會便是俄國的最高行政機關。這議會內決定的政策，六星期內有效，再選出二百個人做中央執行委員，施行這些政策。這全俄議會又選出內閣閣員——人民委員的議會，那是政府各部的首領——或是人民委員會。

人民委員可以隨時由中央執行委員召集補選。一切勞農會的會員都可以照着他們的章程，隨時召集補選。

這些勞農會不但是立法團體，還兼帶執行的任務。不像你們的國會，自己不做法律，讓給總統定出來，這些勞農會是自定法律的；而且定了出來以後，也不用更高的法庭來批准了。

夾在上下兩屆勞農會全俄議會中間的，要算中央執行委員是俄國的最高權力了。這中央執行委員會至少隔兩個月開一次會，現在呢，人民委員會的議會做指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員在政府的各部中做出來。

生產和分配的組織

俄國的勞工，都是組織在工業組合裏的，每一個工業

裏的一切勞工屬於一個組合。舉個例，在一個製造金屬物品的工廠裏，就是那木工和油漆工也是金屬物勞工組合內的會員。每一個工廠便是一個地方的組合，那由勞工們選出來的商店委員便是這組合的執行委員。

這個同盟組合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由每年的工會會議選出的。這工會會議選出一個審計委員會來專定一切種類勞工的工資。

除出少數例外，俄國所有的重要工廠幾乎已經全數收為國有，現在是勞工們的公產了。所以，工會已經不須和資本家戰爭，只須發展工業了。

在各組合攜手一同合作的，便是勞農政府的勞工部了。勞工部的首領就是人民委員中的勞動委員，由勞農議會選出，經過各組合的核准。

負擔俄國經濟生活的責任的，便是最高人民經濟議會了。這會分爲：五金部化學部等等部。每部有老技師和勞工爲首，亦是經過組合批准，由最高人民經濟議會指派的。

每工廠內的生產物，由三人組成的委員會管理，這三個人：一是商店委員會的代表，一是各組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一是人民經濟議會的代表。

民主主義的集中權

照此看來，各工業組合實是政府的一枝——這政府是現存政府中的最高的集權政府。

這政府也是歷史上最實行民治的政府。因爲政府中的一切機關是常常和勞工們接觸的，是常常覺到他們的意志的。不但如此，全俄國所有的勞農會處置他們自己局部的事情，可以完全自主，只要他們能實行勞農議會所定下的國家政策。勞農政府所代表的只是勞工，所以不得不照勞工的利益去動作。

許多工人們的會員是反對集權的，因爲他們不想到也可以有民主主義的集權。但是，在多數的人羣中，要兼採八人的意見是不可能的；祇可採行大多數人的意見。

勞農俄國政府的行政就祇顧著勞工階級的共同利益。資本階級的私有財產，因爲要把他變做勞工們的社會財產，所以不能轉交給幾個人或一羣人。這些私產必須變成一切人公有的產業，欲辦到這一層，就先有中央集權的必要了。

至於種種工業呢，也是供給一切人民的需要的，和他有關係的不祇是各工業內的勞工，却是一切人民都有份的，所以，也是必須依著一切人的利益去管理處置。况且

近世的工業已經複雜到如此地步，互相依賴到如此地步，若欲用最經濟的手段，出產最多的物品，那就必須受一個極端集中的支配，行集中的管理。

革命必須防著資本家合力的可怕的反攻。因為這緣故，極大的軍隊必須召集來，訓練，置備軍裝，並指揮他。這就叫做權力集中。勞農俄國獨力抵抗世界資本家的圍攻，挫敗他們，已經有兩年了。如果沒有集中的指揮權，這二百多萬的紅衛軍如何練得成呢？

資本階級却有一個極力的集中團體用盡全身力量來打擊散在各處的零雜的勞工階級。階級戰爭就是戰爭。勞工們欲打倒資本主義，必須自成一軍軍隊似的勢力，有個司令部——不過這司令部是該由勞工們舉出，受勞工們監督。

在罷工的時候，勞工們都知道必須要有個罷工委員會——雖然這委員會是由勞工們舉出並受勞工們監督的，却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機關，指揮罷工，厲行罷工的命令。

現在勞農俄國正在對全世界的資本家罷工呀。社會革命就是對資本制度全體的總同盟罷工呢。勞工專政就是社會革命裏的罷工委員會。

或者，將來美國或是別國的勞工革命能想出一個新的

組織形式來。多數黨並不敢說自己就是社會革命的最後一句答案。但是，俄國勞農政府兩年來的經驗當然是個極大重要的經驗，別國的勞工應得仔細研究一回。

政治

有許多「W.W.W.」的會員見了「政治」這個名詞，好是水牛見了紅旗——或是一個資本家見紅旗，一般。（按水牛怕見紅旗，資本家怕見的紅旗是勞農政府紅衛軍的紅旗——譯者註）他們眼中看來，政治就等於政客，——政客普遍都是黃色社會黨的投機家，欲抓到幾票，選舉得手，過過做官的癮，官一到手，他們完全忘記勞工們了。

這些「反政治」的勞動伙伴們反對共產黨，因為他們（共產黨）自稱是個「政黨」，有時要插進政治競爭的渦裏。

這樣來定政治的意義，未免太狹義了些。I.W.W.

根據的原理中，有一個是馬克思曾說過的：「每一個階級戰爭是，個政治戰爭」。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勞工們反抗資本家的每一個戰爭實是勞工們爭取政治權力的戰爭——爭取國家權力的戰爭。

我們共產黨用「政治」兩字的時候，就是用這個意思。

黃色的社會黨自信：他們能夠利用資本家國家的政治

機關（按即指議會政治——譯者註）漸漸見得著政治的權力

，以謀改革，等到他們已經在國會的選舉裏得勝占了大多數的議員，並且舉出大總統府尹市長和民政官，他們就可以運用國家的權力，悄悄地把資本主義趕了出去，換進工業的自由共同生活社會來。

黃色社會黨這一個觀念，就是他們不反對一切資本制度改革的引子，並因此把各種小資本家投機政客都引進黨籍，弄到後來，他們不得不和資本家調和攜手。

這一層，「三三三」是不以為然的，我們共產黨自然也是不以為然的。

我們共產黨不信能夠利用資本家國家的政治機械來攫取國家的權力。國家是資本階級的一種特殊武器，國家的機械當然也是特地構造，只為資本主義奪勢力長力量的。資本家控制報館學校教堂等機關，造成他們的輿論；資本家又控制勞工們的生活手段，因此勞工們的政治行動也被控制住了，使得勞工們絕對不能在現在的資本家民主主義底下舉出一個專為勞工們謀幸福的合法政府。

在現在呢，佈滿全世界的資本階級正在開動一個凶惡的壓逼戰爭，對付一切自覺的勞工階級團體，這是顯然的。

但是，即使勞工們能夠利用政治的機械獲得國家的權

力了，這個資本家國家裏也決不能裝下一個工業的自由社會去。資本家權力的真來源即在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和控制生產機關。資本家國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去保護并擴張這個所有權和控制——所以資本家國家不能被用來推倒資本主義。

在這一面，「三三三」和共產黨是意見相合的。欲攻擊資本家國家，必須用直接行動。直接行動這名詞，就他的正確意義而言，也是一個政治行動，因為有一個政治目的——就是攫取國家的權力。

I. W. W. 宣言欲用總同盟罷工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共產黨更進一步。歷史上已經指出給我們看，僅僅總同盟罷工還不夠。資本家有軍隊呢，——據俄國芬蘭德國的白衛隊的經驗看來，已經證明資本家的軍隊有充足的訓練和組織，很能抵抗勞工們。還不止此，資本家還有儲存的糧食，他們儲存的數目總比勞工們所有的多些，總在實際需要以上的。

共產黨也鼓吹總同盟罷工，但是他們欲加一句道，總同盟罷工必須變為武裝的反攻。總同盟罷工和武裝的反攻都是政治行動的形式呢。

革命的議會主義

如果話是這樣了，如果共產黨不信任用投票團獲得國家權力，那麼共產黨爲什麼又參加選舉並且舉定候選人呢？

共一

這個問題，共產黨是否應該加入選舉這個問題，倒是次要的。有幾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這樣做的，另有幾個却不如此做。但是，那些在政治上活動的，他的目的，只是宣傳。政治上的競爭實是革命黨對勞工階級說話的好機會，可以借此指出國家的階級特質，以及他們以勞工爲魚肉的情形。借此機會，還可以指出改革的弱點給勞工們看，資本家政黨和黃色社會黨政黨的真正利益，也可以形容給勞工們聽，並且可以指出爲什麼資本制度的全體必須得推倒。

產

黨一

共產黨舉會員到國會中，或立法機關中去，是爲鼓吹宣傳起見。欲不斷的揭示資本家國家的真相，欲阻礙資本家政府的活動，指出資本家政府的階級特質，欲說明資本家改革計畫的缺點，等等。在立法議會會的會場內，靠著民族的傳聲版，我們共產黨便可以揭示資本家的野蠻行爲，喚勞工們一齊起來革命。

李勃克萊區(Karl Liebknecht)曾指出：一個共產黨在議院中能做出何等樣的事。他這話，說在德國的 Reichstag

，可是全世界都能聽得他的聲音。

別的共產黨，在俄國的，在瑞典、與在別國的，也會做過同樣的事。

最普通的論調，反對舉候選人到資本家的立法機關的，便是說不論候選人是怎樣好的革命黨，可是一進議會，便要爲環境所征服，有負勞工們的付託。

這個信念是從長期的經驗出來的，最著的便是社會黨的政客和勞工蛀虫們所給的經驗。但是我們共產黨却說，一個真正的革命黨祇舉出真正的革命黨員來，他知道如何可支配他的同事，使就他的範圍。

有許多 I. W. W. 會員非常反對利用立法機關，或其他的政府機關，用來做宣傳。但是 I. W. W. (以一團體言)却是常用這方法的。一九一二年勞蘭斯罷工的時候，I. W. W. 甚至利用維克多倍爾格(Victor Berger)他是個社會黨議員，他在議院演台上替 I. W. W. 和礦工做廣告。海和特(William D. Haywood)聖約翰(Vincent St. John)還有許多 I. W. W. 的領袖，在合衆國政府的工業事務委員會前自行出首，這就是一個替 I. W. W. 鼓吹宣傳的方法。但是這種利用官廳來做宣傳的實例，最叫人看了動目的，便是一九一八年芝加哥的事情；那時芝家

哥's的市政廳替 I. W. W. 宣傳主義——有一百多個 I. W. W. 首領在彼受審——足有三個月之久，這件事，於我們真有無邊的價值。

這些都是實例，是利用資本家國家的政治機械在大眾前鼓吹革命的。這個鼓吹方法，祇要有機會，使應得做——也應行到議會中去。沒有一種軍器應該完全被非難呀。I. W. W. 的特別事務就是訓練勞工們，以備攫到工業管理權。共產黨的特別任務就是要訓練勞工們，攫到政治的權力，並施行勞工專政。一切勞工們應該同時做他一工業底革命的工業組合底會員，和鼓吹共產主義的政治團體底會員。

社會革命和將來的社會

I. W. W. 的目的是「要在舊社會的壳子裏建造一個新社會」。這話的意思，就是要很澈底地組織勞工們，以便至某時期資本制度破裂的時候，就有發展得很完滿的工業的自由社會代替了他（資本社會）的地位。

這樣一個動作必須大多數的勞工有組織，有訓練。

在大戰之前，這件事，有理由可信是或者辦得到的，——雖然 I. W. W. 十四年來向歷史所能組織成的，比較上祇是美國勞工們的一小部分。

但是在現在看來，這樣的一個計畫，實是空想的。

資本主義是在倒塌下來了，社會革命是在到我們身上來了，歷史不能再等著大多數勞工有組織。（百分之十，依 I. W. W. 及其他團體的計畫）。在我們面前，不會再有按部就班的工業發展，可讓這樣的計畫徐徐做出來。此次大戰已經撤著全世界的人民到一個極大的旋渦內，全世界的人民必須打算如何直接行動了——不能再打算做那好幾年方纔能成功的計畫了。

照我們想來，新社會不能建立在資本制度的壳子裏。我們等不及了。社會革命就近在眼前。勞工們先來推倒了資本主義，絕了他的復活的根，那時，勞工們有了空工夫，經過了勞農國家，方才能夠自由建立一個新社會了。

現在對著社會革命的臉，I. W. W. 的立時的緊要工作是什麼呢？

他們，立於革命工業組合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團體，應該着手試立一個基礎，把一切有階級自覺的革命性質的組合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把一切領受階級戰爭主義的勞工都聯合起來。——例如 W. I. T. U.（恐是鋼鐵組合的簡稱），一個大組合，A. F. of L. 中的幾種組合。現

在不是爭論名稱的時候了，也不是爭論組織上一個小問題的時候了。現在最緊要的功課便是聯合一切勞工，在危急的時候，能做革命的羣衆行動的勞工。

他們，革命者，不應該拒絕美國共產黨欲和他們一致行動的企圖。政治團體和經濟團體應該並着肩定向公共

●俄國勞動革命史略

(一)

馬克斯查利說得好：「古來中產階級，當他們爲自己的解放而奮鬥的時候，同時不能不把素來受他壓制的無產階級連帶着解放出來」。但是照十餘年來俄國革命階級的關係和各階級所表現的動作及所成就的事業看來，遠如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他的精神上現象上都和以前的歐洲階級革命大不相同。原來俄國的勞働階級（便是中國人所謂「下等社會」）——若干年前即在解放運動中占第一把交椅；俄國的勞働者以爲要想推翻德意志「凱撒」式的，日本「天皇」式的和俄國「察爾」（Czar）式的壓迫，非同時把那中和派的中產階級（對着無產階級說，便是有產階級）推倒不可。他們在一九〇五年有產階級革命的時候竟有

的目的走去——公共目的就是用勞工專斷和組織蘇維埃的手段來廢除資本主義，消除階級並消滅國家。

國際共產黨謹對 I. W. W. 伸出兄弟情誼的手來。

一九二〇年正月

中央執行委員會會長 G. Zinoviev

建立勞働專政以求真正民主主義充分發展的野心。他們在革命初期不肯大聲疾呼和中產階級作口頭宣戰的原因，是他們的聰明，不是他們的盲目（他們不肯在一敵未亡的時候又樹一敵）。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所以終歸失敗，是有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迷信有以致之，並非無產階級戰略不良的罪過。

第一次「半勞動」式的革命失敗後，十二年以來（一九〇五—一九一七）有產階級及勞動階級不但大唱解放高調，並且竭力培養實力；其間雖和「察爾」主義發生了幾次小交手仗，那些勾當不過是大海裏的波浪，隨着世界潮流「映個景兒」罷了。同時迴光返照的資本主義却在那裏風起雲湧。大發展而特發展，增加勞動運動的反動力，

幫着革命者醞釀革命。

霹靂一聲，一九一七年二月的神聖戰爭爆發了不可收拾！

於是俄羅斯農人的花，工人的莖，充滿生機的少年，經過百鍊的壯士都擦拳磨掌捲入革命漩渦，組成一千五百萬的大軍來圍「察爾」主義和神武天皇的死命。一年，兩年，三年，現在的革命軍於是乎成立。一戰，再戰，三戰，諾曼諾夫帝室於是乎推倒。然而有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互相雄長也便在這個緊要關頭自定命運了。

(一)

「察爾」主義的猝然崩壞立刻把有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密切關係和權托出。帝室倒了，有產階級喪魂失魄，無地自容。高不成，低不就，他只好用盡全力去擁護王位。鬧來鬧去，一切軍事民政大權遂落在有產階級和大地主唯一的堡壘，第三國會的手裏。這第三國會不但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的用心，並且毫無放棄諾曼諾夫 (Romanov) 皇族的傾向。在革命潮流奔騰澎湃的時候，他居然爲拯救他們的恩主起見，和尼古拉第二開始交涉要求「陛下」暫退寶位；同時又把那些忠臣義僕安插在所謂臨時政府裏頭，擁高位執實權的全屬資本魔王，百萬財主。臨

時政府的第一次宣言，也照例允許人民有出版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等等權利——其實這些權利人民早已從革命運動中得着了——但對於土地的革新，勞働者立法權以及其他待決未決的重大問題却一字未提！流血慘劇之所以發生，革命的反動之所以勃起，諾曼諾夫之所以推倒，有產階級不但洞悉原委並且也盡過力，流過汗，吃過苦，受過罪；然而他們竟陷於病的心理狀態中，不以帝國主義的前轍爲鑒，更肆無忌憚大施其黑暗壓力。他們難道不曉得物理的公率：「原動力和反動力成正比例」嗎？

俄羅斯式的革命不但對於俄羅斯的帝國主義挑了戰，並且對於國際的帝國主義挑了戰。這是事實，這是人人曉得的事實。所以工人軍士自治會忍無可忍，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高唱「澈底，澈底！」「推翻，推翻！」「本着民族自決的原則爲和平而戰，沒有割地，沒有賠款！」又來和有產階級的政府挑戰了。這有產階級的政府，既表現沒有了解革命的能力，又效颦「太上皇」尼古拉第二的妙策，竟欲以武力撲滅革命。但是，一來因爲民望不歸，二來因爲有將無兵，這純粹資本主義的政府，受了勞動階級武陣的影響，只好忍痛含辱，給了社會黨幾個位置

。然而新混合政府的外交，工商，財政等重要命脈仍然被資本階級把在手裏。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孟西維克派」（少數派）在新政府裏簡直不能獨立，事事惟有產階級之命是聽。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氏作了陸軍總長，

據說他預備戰爭的時候，同時具有兩種用心：第一，若是失敗了，他便將罪歸於「布爾扎維克派」，因為他們是資本主義唯一的勁敵；第二，若是打勝了，他便乘勢順着民意建立政府！果然克倫斯基的計畫失敗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日彼得格勒（即聖彼得堡）的守兵忽然跑到街上大作示威運動，口裏喊着：「大權歸勞農會！」當時「布爾扎維克派」——便是中國人所謂「過激派」呵——的人，恐怕這示威運動漫無秩序，便挺身而出，領着大眾和有產階級政府為難。有產階級政府慌了手脚；一面布置一切防守，甚至將一切可靠的軍隊全都調到彼得格勒，一面捏造謠言，說他是德意志的間諜，俄羅斯的國賊並且還有許多公文假證據來治他的罪，又用武力將示威運動者驅散，過渡政府的命運始能苟延殘喘。多數派七月的大舉於是乎失敗！然而却也表現兩件事：第一，從七月事件我們知道那時大多數的兵士和工人已有推翻混合政府——不徹底的政府——的野心；第二，七月事件完全顯出工人兵士

們的奮鬥是為他們那天賦人的權力而奮鬥，並且第一步驟必從為勞農會而奮鬥作起——換一句話說，就是從革新一切制度以求最能代表選舉者（人民）意志的制度的實現入手！

(三)

混合政府的第一個打擊將完，第二個致命的打擊又隨着來了。原來復古派的軍人利用混合政府不穩的現象，舉了康尼羅夫將軍為首領，把各人的軍隊匯合起來執行及革命運動。康尼羅夫將軍催動大隊直向彼得格勒進發，聲勢熾赫，要求混合政府將一切政權讓渡於他自己所派定的政府。說也奇怪，這種復古運動起得快，滅得也快，因為不得大多數的同情，也不久便自然淘汰了。復古派既倒，勞働階級又少了一個勁敵。後來勞農會選舉的結果，大多數的要歸了「布爾扎維克派」，那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孟西維克派」都減少了勢力。直到十月廿五日各勞農會開一聯合會議，這個日子便是從前世界所恐懼的，現今世人所歡迎的，資本家所厭惡的，平民所愛戴的「布爾扎維克」得勝的日子！這時那臨時政府早就失了人民的信託，便自己糊裏糊塗的烟消火滅。托洛斯基在那天當着彼得格勒的勞農會會員說道，「克倫斯基的政府已經自行取消了。直至全俄勞農大會有所決定後，國家

大權便由軍事革命委員執掌。」 唉！畢竟勞動革命也有成功的日子！

美國共產黨宣言

P. 生譯

「一切現存社會底歷史，是階級戰爭底歷史。自由人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工頭和小工，一言以蔽之，壓制者和被壓制者，終是立于永久敵對的地位，進行那無間斷的，有時隱藏，有時彰著的戰爭，這戰爭，每次的結局，不是革命地改造過社會，便是一般階級的崩壞。」

從封建社會的崩壞而產生的近世中產階級社會，也是離不了階級的衝突。而且反要立出新的階級來，新的壓制條件來，新的戰爭形式來，代替舊的。

我們這時代，就是中產階級的時代，却有這麼一個特色：階級的衝突已經被他變成簡單了。社會的全體，一天一天分裂，成爲兩個敵對的大營，成爲兩個大階級，直接面對面，就是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以上錄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

這幾句歷史的話，寫出之後，約有一世紀四分之三的時間，資本家社會中的階級衝突已經尖利緊張到極點，逼到我們面前不得不於下列兩個中挑一個：革命地改造社會呢

，這是一般階級的崩壞。

工

資本主義的破裂

「資本主義到今日已見完全的破裂。破壞文明的世紀戰爭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完全不配再做社會進步的推動者。」

資本主義的壓制，因這次的戰爭而緊張的，已經逼勞工階級到一個求新社會制度的革命戰爭——共產主義的制度——祇有這制度能救人類。

階級間的內戰，現在已經夾住全世界了。一面呢，是國際聯盟，聯絡資本主義的力量做最後的奮力抗拒；那一面呢，是國際共產黨，喚世界的勞工起來爲勞工的統治而戰，這是能救文明的。」

在歐洲的大部分，資本家經濟已經不再能行使機能，甚至連生活的必需品也產不出了。現在有幾百萬的人正在餓死；半餓呢，更久矣算是歐亞兩處勞工們的標準命運

。例如合衆國，資本主義的財富算得天字第一號的，然而據一九二〇年國家的統計看來，有半數的勞工食料營養不足，有數百萬的勞工近於慢慢地餓死的地步。

中歐仍是在混亂狀態，那是帝國主義的大戰做成的。

資本主義因爲自身難保，沒有力量能設重新建造生產機械了。在德國、匈牙利、奧國、波蘭 Lithuania；還有巴爾

以及巴爾幹諸國；意大利、法、英、西班牙、埃及以及小亞細亞的小民族；東印度、中國以及日本——總之，在世界各處，勞

工們自相聯合起來反抗社會的資本家統治，是愈加多，愈加堅決。在合衆國呢，資本家的生產機械和分配機械，

也被重要工業的廣擴罷工搗亂了，這些罷工是因需要那僅能活命的生活必需品所迫起來的。

這個破裂的結果，其所從來，不是神祕的不可見的原因，却是那資本制度內本來自有的那些勢力，這些勢力，七十餘年前已受着共產主義宣傳者準確的描寫。

資本家的掠奪

資本制度骨底裏的意思，就是生產分配的原料和工具被少數階級所把持管理，這些人靠着法律的承認，有土地、森林、煤、鐵、道、石、鑛、磨坊、工廠以及其他工業的機械和工具，能制勞工階級的死命。勞工們化成新式的奴隸了

，他們的勞力換來工錢，生活的惟一機會就是依賴資本家的雇用了。

雇用勞工們又靠着勞工們所製造的生產品的價值限度是否過於勞工們勞力的代價而定。資本家對於工銀勞動者，除在定時付勞力代價之外，是不負責任的。

在初期呢，資本主義自身的形狀是互相競爭的一羣小製造家或販賣家。經過這一次競爭，因爲機械和方法的進步，生產效率更大起來。競爭中的得勝者，往往打倒他的敵手，擴張他的地盤，同時增進他的出產數及本錢；又往往減少勞工的人數，到能設產出一定的生產額。機器的價值和體積既然愈加發展，便繼續要求更大的本錢和地盤，於是生產品變成集中在少數大規模的廠內了。

這樣的過程，被競爭的搶掠方法促進的，我們美國托辣斯發達的歷史便是個好例，現在這過程已帶我們到工商專利的時代，在此時代中，國家富源的所有權和支配權都集中在少數個人或少數法人（團體謂之法人）的手裏了。

因爲了這現象，資本家數目削少的現象，勞工們的生活更受一層虐待。又因爲了這現象，以致本要拿來擴充生產至最大限度的手段，也變成資本了，就是，因爲要維持物價的高度，便不得不限止生產。這都是資本主義發展道

中必見的現象。不但生產減少，物價增高，是必然的結果，——那倒實在也是資本制度的特質——而且時常要碰到生產阻滯的時期，到那時，總有幾千幾萬的工人失却他們唯一的生活方法，他們都是這制度的盲目而賤役的犧牲者，這制度的唯一機能，祇是替少數人掙錢。

到了這時候，一方面是失業工人軍隊的日增月盛，一方面就是盈利的積聚也一天一天大起來，因為各種生產內部都有法子巧取不出錢的工作。資本主義愈發達，這盈利的增加愈大，銷耗在奢侈浪費上的，尚不算。在合衆國，這一項，每年總數就有三十萬萬。

這些盈利不能回到原工業中做本錢了，因為資本加多，勢必至減低物價和減薄利息。於是這些資本就用來開拓投資的新地盤。這些資本大概都是集中為金融機關，和專利的投機事業聯絡，——在銀行，托辣斯公司，取引所和證券交易業，基本金等等。管理這些金融機關的人大半即是管理基本工業的人；即金融機關自身，也是在高度的集中。這經濟勢力的可怕的集中，顯然是成就了資本階級在政治上公然的專權。起先尚不過在國內及國外的直轄商業範圍內使用政治權力。到後來呢，便必須用政治權力來保護自己的階級私權了。一個強有力的高度

武裝集中的政府就要建立起來，對勞工階級施行防範壓制，不使他們能反抗這個巨大無比的掠奪制度。

帝國主義

新資本的產生，既到了可怕的大數目，在國內的最重要的投資機會都已經蕪斷淨盡，便勢所必然欲在未發達的國內去投資，逼起劇烈的國際競爭。有時還要發行內債，這些內債就是用來付還出口費的。而且還要建立新的工業在此等後方的疆界內。也要建築鐵路，有時此等鐵路全然不是該地所急需的。總之，因為要對未發達的國家投資，以至鋼鐵與機器的輸出，加倍多了，為的是要去建立新的工業；因此，既脫了奴隸地位的本地人便又轉而變為「文明」式的工錢奴隸了。

又因為要保護這些內債和投資使他穩固，便得控制這些被掠奪的國家底政府。有時，這一層的辦到，是因直接征服了這國家的政府，但是因為直接征服政府反致加增本國外治上的困難負擔，所以最通行的方法，便是避去征服該國家的名義，而實在暗中握有控制的全權，維持一個僅居其名的獨立的本地人的專制君主，或竟是一個假的民主主義政府。如中國東印度土耳其摩洛哥 *Czechs, Trip-*

oli, Tunis, Tunis, 埃及 Abyssinia 南部及中部阿非利加高麗

馬達加斯加 菲律賓羣島 Haiti San Domingo Costa Rica

墨西哥 愛爾蘭等——此等實在同爲一事，所差者，帝國主義掠奪的形式之變化，那是不關緊要的。

共一

產

一黨

(33)

資本家依民族分了組的競爭，各政府便做了競爭的機關。虛張聲勢的威嚇的外交手段往往用着，直到經濟利益衝突的壓力逼成了大戰。起初呢，政府出面借以外債，例如六國銀行團之對於中國；或則也有政府直接和投資家訂立合同的。第二步呢，便是政府踏進一步，用軍隊的武力逼取應價的利息和本錢。國旗是跟在銀錢的後面的；陸軍和海軍又跟在國旗的後面。如墨西哥的例，美國政府居中仲裁，配定美英法三國資本家所有的煤油鐵地的稅率。這種樣的辦法，投資的資本家和政府間的合夥經營，便喚做經濟的帝國主義。就是這經濟的帝國主義以及他那武力主義底不可忍的壓迫，生活底不可計算的破壞，和生產能率底浪費，迫得勞工們自己組織起來，謀推翻資本制度的全體。

逼得幾千萬的人欲餓死，幾迫全世界陷在泥潭的中間，歐洲是早已陷在裏頭，現在正竭力的掙扎呢。

戰爭與革命

戰爭時的四個年頭，資本主義的民族大家插一手來做那自有人類以來未曾有過的大屠殺。諸民族的全副能力都注在鑄造出軍器和軍火，向着戰場上直傾，像不絕的泉水。值到幾百兆金洋的財富，產生了出來，立刻又燬壞了；單是直接的費用已經有三百七十萬萬之多了。產業被破壞者，生產的損失，商業的停頓，等等，估計起來也有同樣多的價值。單是美國，不到兩年工夫，支出已有三十二萬萬。這種樣大的數目不是意料得到的。

然而此等戰費，不是資本家即時付清了，却是大部都由政府認下來，允許將來付還——由發行戰爭公債來付還，這些公債的抵押品便是世界將來的出產。投的資本已經破壞的了，但是利息必得照付——他們計算的，就是要從民衆的勞工裏取出來，久至幾百年。極大難信的平均股兒底戰爭利益是永遠存在公債裏了，（這是資本家所得的）可是價遠的負擔却成了一分遺產，加在苦工人們的背上，永無還清的一日。

到底，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已到了破裂的頂點，而且

示兆欲把資本制度的全體帶着倒了。那在暗中損傷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與交換組織底全體的，便是這個過分的膨脹——價值的面子是乘機起來了，而真正的價值也同時被破壞了。高的物價就是這個過分膨脹的反照。及至金錢的價值減少，勞工們便陷入更困苦的爭鬥，爲求一個像人類般生活着的機會。

在那些國家內，破壞已到最滿度了，民衆已被逼而出於最後的帶着些失望的抵抗了，根基在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機體不復能行使機能以應國民生活的需求了，到這地步不是已有過革命，便是有革命正在進行。俄國先開了這個例，雖然俄國在大戰時死亡的人數極多，雖然久處專制淫威的下面，然而仍能革命。反對俄皇的革命，在極端的經濟壓力下面，也很快地變爲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了。多數派正當先領路，喚民衆們對於權力生覺悟，對於共產黨改造社會的必要生認識。

於是就來了德國的革命，凱撒政治的推翻。但是現在，大戰忽然告終，德國資本主義緣在德國不忠的社會黨人的後面，利用協約國的干涉，儘壓制勞工階級的羣衆。

雖然如此，因有李勃克萊區 (Karl Liebknecht) 熱烈的指導，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也在德國爆發了——祇可惜這

場革命又溺在殉難者（按此殉難者恐是指李勃克萊區——譯者註）的血泊裏，短命了。不忠的社會黨和日耳曼貴族的軍閥共同抵抗勞工們的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德國的工，表示他們的革命胆氣和活動力，但是干涉底惡影和賣友の間諜阻止他們底進行。這解決法也唯有一個。

在匈國呢，甚至尙沒有一些些有效的可能底禁止，加在那反對共產黨呼喚勞工們起來底特權階級。僅僅受了協約國的干涉和說不出的野蠻舉動，匈國的勞工革命就此壓碎。但是能到如何長久？

伊大利是在共產黨革命的邊緣了。伊大利的國債已經超過於國家的富源。資本家的政治黨派不能解決伊大利的經濟問題了。勞工們和農民轉身向着伊大利社會黨的，（這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一天多似一天了——他們都傾向於在勞工階級專斷政治底下的勞農會制度都委托共產黨改變經濟生活了。

沒有一個資本家的政府覺得自己完全有把握能抵抗勞工階級底革命的衝動與權力。世界資本主義底連合的武裝權力現在都是向着俄羅斯衝打，俄羅斯是世界勞工階級革命的標記呀。但是勞工們和農民們的赤衛軍用不可克服的熱心作戰，抵住了各方面的敵人——這是不僅保護俄

難熬而已，并替世界保護了共產主義呀。

美國政府，把財政把軍器編遣征軍，接濟他的同黨，都爲的要干涉歐洲勞工們的革命。在他自己國內呢，美國政府盡其能力，和勞工們作對，僅僅勞工革命這個觀念也，他禁止傳播了。幾千個人已經被他拘捕去收了監，拘捕的罪名就是他敢於宣洩民衆的感想和願望；而以那些宣言欲破壞資本主義的共產黨特居其大半。

美國政府更和帝國主義黨和下締結改頭換面的條約，欲爲將要倒敗的資本主義盡最後的擁護，和革命的受苦的羣衆抵抗。

國際聯盟對國際共產黨

國際聯盟的建立是爲救援世界的資本主義的，是要救他脫離在內的破壞力和外面的公然的敵人。他開始的時候便已經是一體破碎的傢伙，都爲了各民族資本家中間難免避利益衝突。此外呢，更因爲資本主義的破壞已經太甚，所以新的勢力平衡局面不能容易建設起來。世界的戰爭沒有終結呢；祇是他自身變成了各階級底國際的內戰罷了。國際聯盟不能保持和平；也不能集合他的人民成一個大的反抗，來反對歐洲的勞工革命。他必須靠着半野蠻的傭兵了。各先進民族的勞工們的階級覺悟，已

經把資本主義的掠奪底最終的依傍，軍國的組織，暗中減削了。

國際共產黨的成立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的第一個星期。他喚起世界的勞工們來擁護那在俄國的已完成的勞工階級的革命，並且要擁護他擴張到一切旁的國家。國際共產黨的權就合在勞工的羣衆裏，——這權力是被無盡期的戰爭，飢餓，壓制，以及剝去生活內一切價值底壓力所引，到了覺悟和動作。

國際共產黨聯接一切覺悟的革命勢力——他發出命令，對資本主義做最後的攻擊。

美國共產黨答應這命令了。他自己更和一切國家內的黨派，團體，小羣，聯接起來，準備推翻世界的資本主義，并根據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改造社會。

國際共產黨喚你們了！

世界的勞工們，聯合呀！

II

階級戰爭

分裂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爭便是階級戰爭。這是掠奪者與被掠奪者中間的戰爭，壓制者與被壓制者中間的戰爭。現在經濟制度的根本事實就是把資本家和勞

工們置於互相敵對的地位，永久不絕的爭執工錢，工作時間和工作狀況。

推翻資本主義，和建造共產主義的社會是勞工階級歷史的使命。美國共產黨是勞工們反抗資本主義之階級戰爭的覺悟的表現。

帝國主義磨銳了資本制度內的階級衝突，並且促進階級戰爭。小資本家被迫着去接受金錢資本的統治。他們亦有限度的被認可，得分潤帝國主義的大利益。中等階級投資在專利的投機事業中；他的進款靠着金錢資本的僥倖；他的股員就可以在該工業的管理方面得到一個位置。經過了各種的賄賂，中產階級竟變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底擁護者了。至於「勞工中的貴族」亦自附於資本家的階級，交換條件是認許他們底革命的手工藝組合主義。到這一羣中間的，有的是半特權，工錢和工作時間都要比一般勞工的標準數略為高些。

所以區別的界綫就在一面是直接或間接從資本制度取利的，一面是大部分不熟練與半熟練的勞工做成的勞工階級，他們要把自己從掠奪與壓制底下解放出來，唯一的方法，就是推翻全體的資本制度了。

國家的性質

在每一個歷史的時期，已存立的政府——國家——是強權霸道的機關，為治者階級所用，壓制被掠奪的階級使屈於奴妾的地位。國家就是治者階級的有組織的威權底表現。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國家的外貌，有時是民主主義的。勞工們被許可時，得參加於選舉，因而外觀上，似乎這政府是「人民意志」的表現。但是資本主義的政府就是一個階級的政府，毫沒有兩樣，是資本家的機關，欺凌勞工們的。

如果管理新聞紙，教堂講座，政客，小學校與大學校的權力尚在資本家的手裏；如果幾百萬勞工們尚受着種族資格居住年數資格國籍法的束縛而被剝奪了公民權；——如果這些情形有一天尚存在，則資本家的統治權便也有一天的穩固，他們把定時投票權的空利許給了勞工，就很容易地把勞工們瞞過，穩住，不再來反抗。

然而一到階級戰爭發展為更利害的衝突時，國家便愈加公然的帮着資本家的一邊了。在每一次罷工的時候，國家的權力總用來凌辱壓制勞工們。從前鋼鐵工人罷工和礦工罷工的事，便是應用政府權力以壓制勞工們的兩個極好證例。

資本階級的強盛都在能握有國家的權力。他們既握有國家的權力，他們可指揮軍隊與警察專保護自己一階級的利益。這權力尚在資本家手裏的時候，勞工階級的解放決不能成功。

選舉競爭

「美國共產黨也參加於選舉競爭，和議院行動中，但其目的祇為鼓吹革命。官員的任命和選舉的參加只限於立法團體，例如國會，州議會和城議會。

在認定適當的時候，美國共產黨將用同盟拒絕參加選舉的政策，而因選舉致分散勞工們的團體行動時，更要行使同盟拒絕選舉的政策」。

和平的社會主義，例是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打算從選舉入手，欲先在立法機關或制定憲法的機關中得大多數，借此可獲得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權，再利用這個地位，着手改換資本主義。他們想抓到政治權從極端接近議會方法，這方法就是資本家的代表所狡猾地挑中，以使他們的政府免致受着因普通選舉發生的根本的變動。

社會黨集會人在倭爾本南 (Albany) 的被逐，大戰時社會黨議員在克萊芙蘭 (Cleveland) 的被逐，都證明資本家是敢於驅逐當選的人員，即使他對於資本家專政的宣戰只是

極起碼程度，也難免被逐的。

便算和平的社會主義真能得到國家權的管理了，則他這管理權，也不是用以改革，却反是用以保護資本主義的，例如俄國的克倫斯基政治，德國的愛爾格，斯區特曼，諾且基政府；這是因為平和的社會主義者受資本階級認許，就握有政權，而不被武力阻止的時候，早附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將來必背叛那力爭解放的勞工階級。

美國共產黨的參加選舉競爭，意思便不同了，他們祇是應用這些宣傳的機會，把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假面揭了給衆人看。雖然，共產黨的政策即使官廳不加阻止，却也並非是隨時隨地要舉候選人，參加選舉。一到革命的急變時期，民衆對於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幻夢已經完全打破，那時，共產黨便亦沒有力揭破這種幻夢的必要，便可以不再用選舉手段。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事已經做得很明白，足使美國的勞工們知道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本來面目。

但是，當勞工們打勝了一個或是兩個的革命仗時，立法議院的門就不免要很大地開着，等待社會黨和勞工們的不忠叛徒來了。於是勞工的「黃色」議員將為資本階級所大歡迎，以為是無價之寶，可以利用來把議會民主主義的

如多復活起來。在這樣的時候，自覺的革命的勞工也就要送送共產主義的議員到國會去，搗破他們的欺詐手段，並在前面大喊着：推倒這資本主義的議會假面；向勞農會制和真的勞工階級的民主主義高呼萬歲！

共產黨的代議士既不提出改革的意見，也不贊成什麼改革的計畫。他們要明白，這種改革計畫，根本上無補於勞工階級；要明白這些改革計畫不過是資本家代表的供詞。自認對於耗用勞動男人女人兒童們的精力和生命應該有點「效率」上的制限罷了。最好的亦祇能把勞工們在工業戰爭中已得的勝利品加以議院的追認。總之，凡政府給與勞工階級的寬厚，都是勞工們階級組織力量的反照。

在任何情形下面，美國共產黨決保持那不調和的階級戰爭；並且否認與不信任革命的階級戰爭底團體或黨派共同做事，例如勞工黨，社會黨，社會主義勞工黨，非黨派聯盟，Municipal Ownership Leagues，等等。

工業組合主義

工業組合主義或許也是獲得權力行動中的一個動力，而且也可為合作社會的工業管理監督做成個基礎。

所以，美國共產黨鼓吹工業組合主義以反對 A. F. of L. (美國勞工同盟的縮名) 式的手藝組合主義。

手藝組合主義已成爲美國資本主義的城堡了。近來勞工們每一次的宣戰，都受了美國勞工同盟及鐵路同人會的反動職員底欺騙，而致失敗。後述一團體（鐵路同人會）更壞到極點，甚至請求政府用法庭來對付那班從事於他們所謂「出法律外」罷工底勞工們。此工會的首領們底政略，乃是和資本家及資本家的政府代表訂定交換條件，犧牲勞工們大羣的利益，以獲得他們自己一工業小組的特殊利權。

工業的集中，很快地擴大了工業勞工的新階級，就是不熟練的勞工和半熟練的伺候機器的工人。就是特在這些勞工中間，發展出一個新形式，工業組合主義——並發展出一個新的戰爭方法，同工業中的一切勞工底大舉罷工。因爲他們的勞動和工錢都在同平面，更因爲他們的利害是相同的，所以他們幾百萬人有階級的一致，和手藝工人的不一致，相反。

美國 A. F. of L. 鼓吹工業組合主義，以爲工業組合主義自身即是一個手段，用了他，即可以一切工業從資本家手裏拿過來轉給了勞工們，這觀念，美國共產黨是排斥的。原來勞工階級的革命決不能僅由勞工們直接提到工業而便算已經成功，勞工們不先征服了國家的威權而自建

立為政府，他的革命永不成功。但共產黨雖指出工業組合主義不是能改造社會的，都承認工業組合主義是反抗現在在工會主義的革命，而且貢獻一個更有効力的爭戰方法給我們的。

社會黨想把 A. F. L. 「從內穿」，這種政策是不對的，因為這祇是一個間接的妄想的方法，其結果反是維持這個固有的反動的勞工團體。屬於 A. F. L. 黨籍的共產主義者應該儘量找機會宣稱，他對於這團體的敵意，不是欲改革他，却是要燬滅他。對於 A. F. L. 的戰爭必須是全然立於反對地位的。I. W. W. 顯然是鼓吹工業組合主義正面特質的中間人。I. W. W. 必須彰明反對 A. F. L. 同時 I. W. W. 內部也應施行共產主義的教育。

羣衆行動

經過勞工階級底革命的羣衆行動，資本主義的國家底權力可以推翻，勞工階級的政府可得成立。在階級戰爭的前一期中，資本家知道旁的手段都不中用，就決定廣用國家的武裝權力。於是資本家的政府公然做一個軍事的專斷了。勞工階級必須以武力來答應武力。

階級戰爭，一向的形式，是實在參加在內的勞工們所不認識的，至此時也發展成爲公開的戰爭，內戰的形式了。美國共產黨將有系統的講給勞工們聽，使他們知道，在勞工革命時，武裝的力量是不可少的。

勞工階級必須預備以武裝的革命作爲羣衆行動的最後的形式。用了這武裝的革命，勞工可以克服國家權力，建立勞工階級的專斷政治。

美國共產黨要把勞工階級底大工業戰爭作爲主要的戰爭，這樣可以使勞工們了解罷工和推倒資本主義底關係。一面資本主義的壓力加增了，一面罷工的次數和範圍也跟着增加起來，而在高度壟斷專利的基礎工業更甚。在集中的資本主義下面的同盟罷工，每每有向着總同盟罷工的趨勢。

勞工們在工業上的戰爭愈能一致，愈有效力，便愈是資本主義的危險。資本家在這種經濟戰爭中，不再能還有效的防遏了。他們就決定用國家的權力；政府本來作像是介在兩階級中間的一個公正人，現在可也揭去假面，公然做資本階級的專制了。勞工們被逼着把經濟戰爭的鋒頭移轉方向來反對國家，變這戰爭的性質爲政治的了。階級戰爭的政治性質的了解，漸漸兒逼到勞工們的身

上了。因這了解的生長，階級戰爭變為緊張了。勞工的團體一天一天大起來，直到勞工們的羣衆行動變為有意識的階級行動。

共產黨亦是如此，他必得進旁的常擾亂資本主義社會的羣衆反抗，促成他到公然的階級戰爭。這一類的反抗，有的是伴着金融恐慌來的，（那是時時陷資本主義於險地的）反抗。也有的是那反對強迫人服從當軍義務以保護帝國主義防制革命底羣衆反抗；共產主義的宣傳和榜樣使得這些反抗大大壯起來。羣衆的根本爆裂，那是含有政治的意味，比從前的爆裂更為直接些，而且在更擴大的範圍內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的，已經混入於基本工業中的已組織及半組織的勞工們底羣衆行動內了。

美國共產黨也參加於勞工們的同盟罷工，命意即在啓發革命的了解和行動，勞工們造成共產主義便是從這裏下手。

共產黨的目的，要把有意識的組織指示給他們看，好去做最後的戰爭；而且，在適當的時候，發議建造議會——勞農會——也是共產黨無可逃的義務；運用這勞農會，勞工階級的全副權力方能連合成爲一個碩大的不可克的保障以抵抗資本家庭警察與陸軍的權力。

勞工階級的專政

共產黨眼前的目的是推翻並撲滅資本家的政府，造出一個勞工階級的政府。

勞工階級政府的形式必須與勞工階級的革命相伴的，就是勞工階級的專政。這是勞工階級的專政乃能打破資本家的反攻，保障共產主義到底。

美國的資本家已經露過不少的證據，證明他們是不肯容易易就放棄了他們自己的特權地位——掠奪者。他們盡力阻止勞工們得着多些的工錢和好些工作條件，因此謀害了幾千個人。Homestead, McKees Rock, Lawrence, Ludlow, Calumet and Hecla, Massabih, Range, Harmond 以及旁的許多工業戰爭，都指出資本家爲要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便毫不遲疑，流勞工們的血了。

歷史上的治者階級，沒有一個不是經過一場苦戰然後放棄他們的權力的。在階級戰爭的中間，那最後的公正人，歷史上寫着的，便是勢力。

勞工們必須自己預備好了來開始這戰爭。必須發展勞工階級機關的權力和政府。他國勞工階級革命的經驗已經表示出，用了無產階級的議會——勞農會——可使勞工階級的權力得最好的整理預備，去和資本家戰爭。於

是這些議會就變成了勞工統治社會的基礎，組織勞工專政的最小單位。

勞工階級的專政，是勞工們依據共產主義的主張以改革工業制度底手段

共一

和共產黨相反的，有無政府黨的主張，無政府黨是打算一下子就把一切政府形式統統廢除，不必再有勞工們自己的政府，用以打碎資本家的抗拒。然而，祇有等待私產完全收為公有，中產階級變為無產之後，階級分界方能消滅；而且也祇有等待階級衝突既過去之後，國家——那是一個階級支配他階級的機關——方能沒有。勞工們的政府——勞工階級的專政——俟階級分界消滅，他就到底要轉變成一個社會內的管理機關，沒有強制的權能和權力了。

產

眼前的工作

一黨

因為要使得共產黨在眼前的勞工戰爭裏的工作更有效率，所以本黨內的商店組也必須組織起來，使他和勞工們有實在的接觸。這些商店組，和諸組合內的共產黨組，都要進行工業組合主義的鼓吹，反對A. F. L. 在商店的與在組合的共產黨人，還有本黨的普通宣傳機關，應參加於種種罷工，使得這些罷工長久而普遍，——依階級的基

礎連合他們起來，並且給他們革命的覺悟。

不熟練和半熟練勞工，並包括着農業的勞工，組織成勞工階級的主要部分。共產黨工作中的重要一部，就是要喚醒這些勞工們，使一齊向着工業組合主義的組織和行動。

關連密切的，就是黑種人勞工的問題。種族的壓制，那是黑種人勞工的特別負擔，骨底裏的意思，也就是極端的經濟掠奪底表現呢。這一層，混雜了黑人對於壓制的苦戰，但是並不因此就把黑人從勞工階級底總同盟罷工裏分了出來。美國共產黨也要在黑人中厲行宣傳主義，把他們和一切有階級覺悟的勞工們連合起來。

美國正在發展一個大規模的軍國主義政策。強迫當兵制，或公開或藏頭露尾的，已經計畫定，已在實行了。

巨大可怕的半官式的陸軍組織，傾向於維持有意地反革命的上中階級底武力，並要能使活動的，已經在反對勞工階級的爭戰中很出過力了。共產黨將指出軍國主義的階級特質；共產黨的目的，一面是指導羣衆革命要帝國國的武力主義反抗，一面是指導國內戰爭，向資本家及其權力的機關起內戰。

不干涉俄國德國意大利以及別國內的勞工戰爭，這也

是一個要求，必須提出加入罷工時的要求條件內的，或是把他作為直接政治的罷工底基礎。

要求釋放階級戰爭時被政府囚禁的人，這也是一個要求條件，必須加入罷工條件或其他勞工官戰的條件中。

共產黨必須在此等戰爭中引進一個趨勢，這趨勢就是勞工們必須一個有意識的組織，以便統治社會全體。這種樣的統治，到勞工們能用同盟要求的方法獲得資本家的工業時候，最好能由商店董事會，商店監理以及其他類似的組織，先行練習起來。但是勞工們的權力贏來的並維持着的工業管理，一定不可和假的「產業民主主義」混雜，須知「產業民主主義」是雇主們造出來，和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主義同一欺人的目的呀。

在戰爭的恰當時期，共產黨必須當先領路，向着建立勞工們的議會那一條路上走，這勞工議會是用來把革命勞工們的全副力量連合起來的。

III

共產主義社會的改造

資本主義法度的崩壞與工業的摧殘，已使得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改造社會成爲不可能了。祇有等到勞工們管理了生產品時，方才社會秩序能維持，勞工們能

解放。

因爲要摧滅反對，因爲要升高生產力的水平面，勞工階級的專斷政治必須盡其力之所能，向前快進，和資本主義的掠奪並進。生產手段和分配手段必須轉移爲組成議會制度的勞工團體底公共產業。

議會的權力必須握於直接在政府及工業的管理上有分的人，勞工隊中永有增加的分分子。

一到資本家階級的反對是破碎了，一到資本家失其存在，漸漸兒溶入勞工隊裏了，勞工階級的專政便也不見；直到最後，階級的界限也掃除淨盡了，國家——本是一階級統治別階級的機關——也死去了，祇剩了個行政的共產會，「在這會中，各個人的自由發展即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經濟的改造

上面所說的主要原理，簡明記出從資本主義的經濟轉到共產主義的經濟底路來了，但是詳細的改造方案，必須待勞工階級專政既握大權之後審量了當面的情形才可以定，這是顯然的。

我們要時時記得，共產黨所提議的工業社會化，簡直沒有一點是和社會黨勞工黨及非黨派聯盟的宣言上所說的

工業國家化工業國有等等話兒是相同的。他們的主張是打算在資本主義的治下擴張社會服務。政府服務的擴張，本是絲毫不與一般資本制度的掠奪行為相抵觸的，早已變為強資本主義的國家權力底最重要的方法了。這方法，是使幾百萬的勞工，更直接地歸入了國家的和軍事的管理；鐵路歸了國有，便使得鐵路轉變成資本家帝國主義用兵時更有効的工具。（如在德國在法國，和戰時的美國等等。）

除非在勞工階級的治下，否則，便沒有真正的社會服務，因為必到勞工階級專政的時期，政府方可算得一個為著公眾福利的工具——一個反對掠奪行為的工具。共產黨關於工業化的一切主張，祇可到了勞工階級已取得政權並建立勞工階級專政之後，再講。

如欲描寫一般共產黨的經濟改造和政治改造的主張，我們可看國際共產黨的宣言裏的主要政策，但也要聲明一句，美國共產黨對於經濟改造政治改造的更詳細更實在的主張，却必須等待到階級戰爭更有進步時再定了：

「勞工階級專政的政府，絲毫不想把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分為許多小部；實在，却是相反；他的目的是要把生產的權力集中在一處，並且要把一切生產品置於

一個有系統的計畫下。至於經濟組織全部變為社會化的第一步辦法，可以說明一下：現在控制生產的大銀行歸為社會有；一切向由政府管理的經濟事業，由勞工階級用國家的權力拿過來；一切交通上的事業底移交；集中的和托辣斯式的生產單位的，以及一切別的旁枝的生產，凡是資本集中的程度能使此生產成為專門應用的，都要社會化；農業田莊的社會化，並把他們轉變為合作的事業。

一俟小一些的事業已經集中了，勞工階級必須漸漸兒把他們連合起來，依着他們重要的程度連合起來。

更有一層要特別聲明，小的產業可以不歸公，產業主人而不是掠奪者，也可以不強迫他交出產業歸公。

這小產業，可以慢慢地牽進到社會組織內，只要經過榜樣的力量，經過新制度實際上優點的宣露，經過那布置可使小農人和小商人脫去了從前所受於專橫資本家及大地主的經濟上的束縛；並且經過了賦稅負擔的解除。（特如國庫債的註銷）

惟在先幫助勞工階級建立集中的管理機關和制定勞工的統治法，然後勞工階級的專斷政府在經濟方面的事業能充分辦到。達到這目的，必須應用他的羣衆

組織，那是和生產的歷程有密切關係的。在分配方面，勞工的專斷政府必須用精密的生產分配法重新建立起商業來。達到這目的，可用以下的幾個方法：壟斷（批發）機關的社會化，就是一切國家的及地方的分配機關的歸公；管理最大的協作社，那是在生產時期仍舊很重要的；一切這些機關也要慢慢兒做到集中化，並且要慢慢地轉變他們成一個有系統的單位合理地去分配生產品。

除了把工廠礦場田莊等等收歸公有而外，勞工們並須廢去資本主義的房東對於人民的掠奪行為，應把大第宅撥歸地方上的勞工議會，並且命勞工們遷移到中產階級的房宅內去住。

至於在生產方面呢，正如在分配方面一樣，如果那些有資格的專門家能把他們自己適應環境，不服務於資本金家，而服務於新的生產制度，都是可以重用的。

勞工們非但不壓制他們，並且欲使他們能發盡力做創造工作。勞工階級的專斷政府，是重合作的，將要把資本主義所做成的勞心勞力的分工辦法重新混合起來，以便科學與勞動能有聯絡。

政治的改造

中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點，便是正式宣言許人以權利和自由，可是實際上不是勞工們所能得到的，因為缺少了物質的手段；但是中產階級却用他們的物質優點，他的言論機關和組織機關，欺騙人民。勞工議會這辦法可就大不相同，勞農議會式的政府使得勞工階級有真得權利與自由的可能。勞農議會的權力把王宮，大房子，印刷局，紙廠等等都給了人民，讓他們辦報，讓他們集會。真正的勞工階級民主主義祇有用這法子，方纔可能。

中產階級民主主義用了代議的制度，花言巧語，誘人相信共同參與政治的方法。其實，人民和他的團體常被擠斥在外，不能得到真的權力，和真的國家行政權。

勞工議會的制度可就不然，人民的團體統治一切，而且由此法，人民自己也有行政權，數目永遠有增加的勞工被議會引進到國家行政；而且也祇有這個方法可使全體勞工慢慢兒變成政府的一部。勞工議會制度也是直接建立在勞工團體上的；在議會自己身上，在革命的工會，在合作社等等。

中產階級民主主義和他的代議制度因為是分政府為立法與行政兩大勢力，所以使得國家與人民的分離更為尖銳，而且由議院制定沒有改選的。勞工議會制度恰是相反

，因為有改選的權，因為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混合，因為用了勞工的行政部，人民和政府有聯絡了。而且這個聯絡的養成，不單靠這些，最要緊的是議會的選舉不是拿不合情理兩州縣分界做基礎，却是拿生產的單位做基礎的。

社會的改造

在資本主義底下，高些的生產力底發展，顯然是跟着勞工們所受的壓迫與束縛底密度而定的。機器發明，本是為服務於人類的，却變成了一種工具，去掠奪那些生產的人了。

共產主義要把一切的生產能率都開放了，為一切人民謀公共福利。共產主義必須把生產的人們底娛樂和需要，代替了從前以利為目的底衝動。

在共產主義治下的公民資格，應以勞動權和勞動義務為一切人的公共福利而服務——算做起碼的資格。

教育人民，使他的社會服務能更好，他的人生娛樂的理解能更高，這是共產黨改革的一端。這種教育必須一直加到年長的勞工們，他是在黑暗中受苦如此之久了，也要加到兒童。

共產主義下的教育，好像已經在俄國次第發展的，在訓練兒童們心理的時候，兼要照顧到兒童們的生理的益處

。因在封鎖的狀況中，不得已行使限定口糧的辦法，然而給與兒童的食物，總是格外多些。在大城中，萬把個貧苦人家的兒童由國家喂養，用公育的方法。現在，俄皇的宮宮也改作兒童的家，專收無家的戰事造成的孤兒。普通教育制度包括許多學期，國內一切城中的兒童按期都可以進去，在社會化的農村裏，農家的兒童也按期遂到城中受教育，這個法子，是使教育和國中工業立法文化的生活底各面，都有接觸。

藝術，音樂，戲場——凡此一切文化的利益，從前是為幾個人私有的娛樂特權所壟斷的，而且又用他們的更卑劣的形式來欺騙阿諛民衆的——現在也變為勞工們的生活品了。於是藝術也從他的掠奪利益的卑賤行為下放出來，變成含有新的靈感和新的活力。

總而言之，自來文明產生的一切娛樂，個人生活的和社會生活的，勞工階級都要拿過來自管。照現在專門技術和科學的進步看來，更良的工業組織和社會組織對於掃除病害，減少罪惡，邪行，迷信，等等方面的成績，只要有一世紀的時間，便比從前數世紀內的成就，要多上幾倍呢。

美國共產黨，即國際共產黨的美國分會，熱切喚我們美國的勞工們快起來，和他們歐洲的革命伙伴並肩立着，一同上前。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罪惡，只有一個解決方法，只

世界消息

近東無產階級大會

近東的勞動者和農民的代表，因為在莫斯科開會的第三國際黨的召集，在巴古地方開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多為白爾西亞亞爾麥里亞土耳其等處的無產階級的代表。這大會的目的在堅固各國無產階級的結合，排除外國人的統治和掠奪。從前歐美各強國，在近東各小國的地方爭奪勢力範圍，要達到他們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野望，所以這些小國的無產階級，近來漸漸覺悟，要想打破各強國侵略的勢力，於是和勞農俄國聯手了。

至於這次大會的結果，雖然未能明白看出，可是近東各國一帶，赤色業已漸漸濃厚了。白爾西亞最堪注目。

勒西特地方，間已組織了革命的地方政府。在這一國之中，如克丑克加恩那樣反對英國的革命家，博得民衆的

有一條路，可使勞工們獲得自由與人的生活——這條路就是勞工階級的專政！

一切權力歸到勞工們！共產主義萬歲！

信望，勞農俄國的軍隊，入了燕則利和他們革命派協調以後，這國內赤色化的運動，更加得勢了。白爾西亞赤色化的形勢，必然要使阿富汗和伯爾基斯坦各方面受影響的。若是阿富汗赤色化了的時候，北印度也要受影響，英國就會要分裂了。

法國社會黨之急進

在勒白爾的勞農俄國的代表，記錄了很重大的報告。這個記錄，是寄給第三國際黨執行委員的，由這記錄看起來，就可表明法國社會黨與在莫斯科開會的第三國際黨基本的宣言是共鳴的了。法國社會黨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思想的基礎，勞農代表會議的構成，是實現無產階級勢力的主要的途徑。那記錄上最後的一節說：「君等（指第三國際黨的執行委員）業已正確的告訴我們，依俄國

革命這種實例不能認神聖的理論的話就算滿足。我們對於言論與實行并進的話，很表贊同。我們過去所取的政策是不充分的而且缺乏決心的，這種事實，我們並不想否定。諸君看了俄國勞動者農民受了長期間的苦難，毋怪乎要怒罵我們的。援助諸君本是我們的義務，可是我們從前沒有勇氣履行爲友人的義務的，所以諸君當然有權利要求我們果取的革命的方策，幹社會的運動。總而言之，我們要做照得了勝利的俄國無產階級的樣子。我們若果是對莫斯科去的時候，國際的聚會的意義如何，姑且不問，我們從前專事想像的真理，必定要與直接的事實相接觸了。

據以上的記錄看起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法國社會黨已經改變了從前穩和的態度，而傾向於勞農俄國了。法國社會黨加入第三國際黨與否的問題，要由第三國際黨的會議決定的。

奧大利共產黨之活動

據送達國際共產黨第二次會議的報告，最近奧大利共產黨，已經在勞動組合之中設置了特別宣傳委員會。此委員會的活動，大收效果，刻下各勞動組合之中，都產出了共產主義的團體。委員會雖然受了舊式樣的指導者的

反對，可是在一般民衆之間，已算是成功了。勞動組合方面，共產黨的活動，雖被舊式樣的幹部所攻擊，可是共產黨有「赤旗」的日刊新聞來和他們對壘。又共產黨想在社會民主黨政府所組織的官立「勞農會」之中實現自己的主張，正在開始活動。各勞農會之中雖有共產黨的團體，可是現在平均計算只不過占百分之十的光景。

意大利勞工運動之激進

意國金工勞動者此次幹的大同盟已正是轟轟烈烈振動了全世界。他們大罷工的目的，人人都知道的，就是要使意國的工業都仿照勞農俄國的制度辦理。他們罷工以前提出的條件，表面上在要求增加工銀，那曉得那些工場主冥頑，只是不睬，工人方面就幹起同盟怠工來了。他們怠工的格言，就是「少生產；多消耗；不引起雇主停工」。果然不久，工場主忍不住，就把工場鎖閉了。這些資本家對付勞動者的唯一辦法，就是停工以爲把工場鎖閉了，勞動者無工可做，得不到工錢，就沒有飯吃，自然會屈服了。那曉得這些資本家想的太在了，工場鎖閉不久就被那些勞動者占領，豎起紅旗來了。資本家將工場鎖閉，勞動者只是占領，真是唯一無二的方法，我希望中國的勞動者也要照這樣幹才對呀！

日本社會黨之奮起

日本社會黨人的活動，發端在四十年前，也算是很早的。到了明治末年，氣勢非常旺盛，各方面宣傳的效果也大，幸德秋水一般人革命的運動，頗為猛烈，可是正在圖謀革命的時候，却因為不謹慎的緣故，偶然爆發了一個炸彈，就被那日本資本家的政府的走狗探得了。幸德一派人被拿，連他們所製的紅旗及名冊都搜去了，可憐幸德秋水和兩三個別同志被日政府殺害了。於是那日本政府便暴逞淫威，處處妨害黨人的活動，甚至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如無政府黨大杉榮共產黨塚利彥這一類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日政府所派的警狗跟着他們，他們若想做

界

消

一息

事，都先被那警狗發覺的，所以什麼事都幹不出來。所以自幸德被害以來，日本的社會黨受了走狗的妨害就不能活動了。直待至前年歐戰平息的時候，世界改造人類解放的聲浪，波動到了日本，於是什麼民主主義的叫聲發出來了。多年沉寂的社會黨人也抬起頭來了。從去年起到現在，他們的奮鬥宣傳，很有可佩服的地方，可惜他們沒有組織精密的團體，所以不能幹大事。今年五六月間他們就覺得有組織同盟的必要。可是這個風聲露了出來，日本政府大驚小怪，就秘密的戒起嚴來。社會黨人也

是不容易惹的，他們既然下大決心要組織大團體，豈肯因為日政府的壓迫就不幹麼？日政府只是壓迫，他們却是努力的幹，日政府到底怕事，就讓他們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同盟。這是本年十月的事情，他們這個團體規模很大，會員很多，所以組織了以後，他們就努力的奮鬥，宣傳一方面最有效果，日政府防範越嚴，他們的宣傳越厲害。聽說他們不久要開一個最大的會議，決定革命的方針，日本政府聽了這個消息，更是害怕，想要用暴力解散他們，他們的氣勢也大，將來不免與日政府有一場大衝突的。我們很希望他們努力奮鬥，正義一定能夠戰勝強權的。

▲共產黨主張統一

海參崴十六日電，崑崙共產黨在各處大貼廣告，聲稱近有不逞之徒，散布流言，謂共產黨在崑崙與他黨挑釁造禍，此等謠傳盡屬子虛，本黨深望國人少安勿躁，靜候遠東統一之佳音云云。

▲丹麥社會黨加第三國際

莫恩科十八日電，丹麥社會黨左翼之大會，已容納各種條件，決意加入第三國際，該黨不久即更名爲丹麥共產黨云。

▲紅色化後之布哈拉國

莫思科二十日電，國民外交委員霍林氏近接到布哈拉 (Bokhara) 國蘇維埃政府宣言一紙，該宣言書由布國國民委員自治會會長郭嘉儀氏 (Khotiatsev) 氏簽字，內容略謂布國國民所選出之政府，此後將與世界各民族同處於和平友愛之中，並深願與世界各民族開始永久的外交關係云。

▲俄國共產黨對全體國民之慷慨陳詞

▲遠東絕無蘇維埃制之建立

海參崴廿五日電，俄國沿海省共產黨委員會於本月十五日發表該黨對於俄國人民通告一篇，其原文如下。

「諸位同志，諸位同胞！最近不多日子中，有一羣

不逞之徒，利用海參崴人民激發的心理狀態，為他們自私自利的陰謀起見，大造謠言，說遠東共產黨黨員刻在沿海省竭力設法打算設立蘇維埃制。本黨為使各界人士明瞭真象起見，認為有再作一度聲明之必要：第一，在現在的一種種環境裏頭，本黨決不以為建立蘇維埃制為可能為合適；本黨遵從全體工人的興趣，唯一的政策便是根據民主治主義的原則，循照赤塔分政府宣言過的話頭，聯合俄羅斯遠東，愈速愈妙。俄羅斯共產黨臨時委員會謹此奉勸海參崴國民靜候遠東統一之實現，以民主主義為歸宿由遠東共和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

▲德國共產黨實行採取蘇維埃制

▲俄國勢力已普及於德國

莫思科十一月廿八日電，德國共產黨已將組織蘇維埃方法之草案擬就，據該草案所載，德國蘇維埃將以議員三百人組成，議員即以各種工業所選之代表充之，然後再由蘇維埃議員選舉賦有全權之行政委員會云。

▲奧國社會黨加入第三國際大會

莫思科十一月廿九日電，奧國社會民主黨之左翼黨員，於最近大會席間，組織一獨立社會黨，且完全採取第三國際社會黨之黨綱云。

▲德國工人之近况

▲加入第三國際大會

▲失業問題之繁雜

莫思科一日電，德國各工人團體於數日前在柏林開會，到會者一百七十二人，代表各團體會員十三萬衆，決議加入莫思科第三國際共產黨大會，又同日電，德國工人失業問題，目下日趨繁雜，據共產黨首領卜蘭林氏 (Brandl) 宣稱，僅就各工業中心大城而論，工人失業者已有五六十萬云。

▲俄國復古軍大敗而逃

莫思科一日電·莫銳 (mozir) 地方之紅軍已將巴來贊 (Balahovich) 復古軍大將現在西俄(軍隊之殘餘擊走·紅軍奮勇追敵·白軍向北方而逃·安然逃往印哥威奇車站者僅有五百人云·

▲赤色土耳其之分區大會

▲推戴勞農首領

莫思科一日電·赤色土耳其之分區大會已在頓河流域若托夫地方(Rozoff)開會·該會致電慶祝兩方前敵軍隊並舉列寧·托落次基·金諾威夫 (Zinoviev) 師大林 (Stalin)·諸人為名譽會長云·

▲新俄之兒童教育

莫思科一日電·上月廿八日為「兒童之日」(Childrens day)各劇院皆以特別戲劇享待兒童·並有各種音樂大會·兒童列會者概不取費云·

▲德俄兩國青年社會黨攜手

莫思科一日電·德國青年社會黨評議部·經過極劇烈之辯論後·以大多數表決與俄國青年社會共產黨攜手云·

▲蒙大組織革命機關報

▲並籌備選舉

赤塔一日電·西蒙(西伯利亞與蒙古)土人革命委員會·不久即成立一機關報·名曰西蒙之聲 (Voice of Mongolo Burma) 現已從事組織編輯部云·又同日電·西伯利亞土人各鄉區革命委員會不久即開聯合大會·前西伯利亞土人自治會之款項報告及選舉憲法的議會之手續皆在討論之列云·

▲羅馬尼亞國稱贊蘇維埃

莫思科四日電·羅馬尼亞國輿論界咸謂紅軍最近連戰皆捷·蘇維埃政府為西俄唯一堅固政府·

▲全俄共產黨改組

莫思科四日電·全俄共產黨第三屆例會刻已閉會·該黨已改組云·